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二

學海堂

秋槎雜記

寶應劉典簿

履怡

著

世知康成合易象象於經案魏志高貴鄉公曰今象象不與經連而注連之何也是注連象象經不連象象經注各別非如馬融之注周禮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曰劉邠問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徐季龍與輅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盛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皇清經解 卷千三百十二 劉典簿秋槎雜記 一

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况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輅傳多發明經旨此尤確者日新絕句亦徵古讀

劉文洪謹案釋文云鄭以

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劉邠所引蓋從鄭讀

書州十有二師案晉書地理志云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

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此師以地言也

搏拊解爲擊亦有說大戴禮記禮三本云縣一聲而尙拊搏朱絃而通越一也拊搏指磬朱絃通越指瑟

禹貢貢磐石之燒爲箭鏃剛利如鐵者華陽國志曰越雋郡臺登縣山有磐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貢磐是也

詩書皆言六馬正義引異義據易孟京春秋公羊王度記以爲天子駕六鄭氏駁之據書顧命周禮校人以爲天子亦駕四案顧命云皆布乘黃朱覲禮云侯氏用束帛乘馬僉使者又云四享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是覲禮以十馬享王四馬僉使者顧命以卽位見諸侯禮殺於覲非諸侯享王正禮用四馬也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

劉典簿秋槎雜記

二

鄭注覲禮云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鄭意以王駕馬無成數與駁異義不同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鄭據以四起數知爲駕四然下文云麗馬一圉八麗一師鄭注麗耦也則亦以兩起數不定以四又案大戴禮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列子秦豆氏謂造父曰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下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二十四蹄非六馬乎駕四爲常乘駕六不常乘非謂天子但駕四也

薛傳均謹案張衡西京賦

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東京賦六元蚪之奕奕薛綜注並云天子駕六馬揚雄甘泉賦駟蒼螭兮六素蚪李善注引春秋緯皇伯駕六龍皆在僞古文未出之先足徵古制如此其實周易已有六馬乾卦彖傳時乘六龍以御天據周禮度人馬八尺以上爲龍也

卽馬也

詩書皆名大雅魏志三少帝紀注魏氏春秋荀顛等議曰詩書

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
文淇謹案魏志注此下又引崔贊等議曰少康武烈之威豈必
降於高祖哉但舊書殘缺故勳美缺而罔載唯有伍員麤述大
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
材孰能與於此向合墳典具在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
此文與上相承見少康不列
於大雅者以書缺罔載也

周公八子並爲侯伯見魏志武帝紀注王凌等勸進云云以伯

禽及凡蔣邢茅胙祭當七人君陳當爲其一

文淇謹案困學紀
問君陳條全謝山

箋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蔣諸國則七
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卽君陳之裔
蘇氏疑君陳非周公子或云特如君奭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
八人則無疑矣全說甚核惜未引魏志注此與全氏說可互相
明證

左傳昭十年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典簿秋槎雜記

三

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蘇氏

據以疑康王之誥案舊唐書張柬之傳柬之論曰成湯旣歿太

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三年十一月大祥

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

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告而歸亳也顧命云四

月哉生魄王不懼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

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是四月二十五日

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閒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

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

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

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案此則康王用殷禮

詩退食自公據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公膳日雙雞杜注卿大夫之膳食釋文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正義據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推之以爲大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今膳日雙雞者齊不如禮此詩美大夫故言其自公食而退容貌如此三言自公榮之

騶虞序傳皆以爲獸命色河圖居地象山海經漢書蜀志魏略晉書宋書五代史及東方朔伏生許慎張衡班固蔡邕薛綜郭璞陸機皆以騶虞白虎爲一獸其名又有任獸首耳騶吾騶牙之賈誼以騶爲囿虞爲囿之司獸周禮疏引韓魯說掌鳥獸官

騶亦作鄒班固東都賦注引魯詩梁鄒天子之田數說與賈氏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一

劉典簿秋槎雜記

四

大同小異要皆本射義樂官備一語嚴粲據月令七騶注爲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案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注六閑之騶襄二十三年孟氏之御騶疏騶掌馬官嚴說是也然七騶養馬官總名鄭專指趣馬微誤校人爲馬官之長趣馬屬之校人職云田獵則帥驅逆之車案驅逆之車驅禽使不出圍校人率其屬駕而驅之騶蓋指校人以下以車驅逆禽獸者又案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萊除草萊司馬春火鑿是也今苗者葭蓬是不以火田虞之仁也五羝壹發而遁其四不忍驅逆盡殺騶之仁也自注詩疏及賈誼皆謂虞人翼人故曰官備騶虞微官而仁如此故曰王道成

王充論衡謂伯奇放流作小弁詩說苑

自注據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李注引王國

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
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
往過伯奇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
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己自投河中案伯奇以讒而
死非放逐安得作小弁詩此毛詩序所以可貴

興雨祁祁昔人已知雨非雲誤其證甚多又齊謝朓雩祭樂歌
興雨祁祁黍苗徧傳均謹案鄭箋其來不暴疾之語自指雨言昔人不特陸德明知之也如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祁祁未可據呂覽務本篇韓詩外傳反疑之顏氏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亦其明證

毛傳小曰橐大曰囊朱子本顏師古漢書注以爲有底曰囊無
底曰橐案囊橐皆有大小左氏僖二十八年傳甯子職納橐籩
宣二年傳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盛衣食是橐小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典籀秋榘雜記

五

自注本

詩正義秦策伍子胥橐載而出是橐大也

自注秦策注橐革囊左僖二十八年杜注

橐衣囊是囊橐又通名

公羊哀六年傳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雷

自注本

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是囊大也

詩正義燕策荆軻逐秦王

是時侍醫夏無且以所奉藥囊提荆軻史記平原君列傳譬若
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是囊小也

楊大承謹案王氏應麟急就小囊大此引秦策燕策史記爲之疏證明晰補王氏所未及

又按公羊注闔出頭貌囊惟有

底故陽生立其中惟上有束故開之則頭出囊有底是也橐無
底無證

自注詩釋文又引說文無底曰囊有底曰橐

曲禮定猶與也疏據說文猶獸名獲屬案水經江水注犍道山
多猶獬似猴而短足好遊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倒反
乘空若飛是也

傳均謹案尸子五尺犬爲猶與許君第二訓同顏氏家訓釋曲禮云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

得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疋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並屬異義未可引據竊謂與亦獸名其疋字則爲廣說文麋似鹿而大也錢明經帖云曲禮定猶與也應作此若依釋文及史記索隱與亦作豫則疏云與象屬又卽豫之段借連類及之以廣異聞

王制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以左傳證之國高之外惟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春秋時諸侯自爵人此猶行古禮

王制正義申禘禘之說鄭據公羊傳曾子問禘合食禘不合食王肅據禘於太廟逸禮禘禘皆合食案禘禘各有二鄭注王制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此新免喪之禘禘也禘曰太祖禘曰羣廟一合食一不合食矣又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此常時之禘禘也鄭王所云不合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劉典簿秋槎雜記

六

合者也鄭以魯禮卽王禮今據正義引鄭禘禘志而分析之莊公之喪閔二年當禘三年當禘而二年吉禘者四月禘五月禘以慶父之亂故譏禘不譏禘閔公之喪僖二年禘三年禘僖公之喪文二年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爲禘是也三年禘文公之喪宣二年禘三年禘昭十一年夫人齊歸之喪當十三年禘十四年禘以平邱之會歸不及禘故十四年禘十五年禘此皆新免喪之禘禘也然禘曰大事於太廟則新免喪之禘合食可知禘則閔二年云吉禘於莊公昭十五年云禘於武宮獨云莊公武宮則新免喪禘後之禘不合食可知鄭云不合食是也僖六年禘八年禘推之他公亦然昭十八年禘二十年禘此免喪以後常時之禘禘也然僖八年云禘於太廟宣八

年云有事於太廟則常時之禘合食亦可知王肅據賈逵以爲合食亦是也惟然而昭二十五年之禘當禘於太廟而云將禘於襄公者杜注襄公別立廟孔疏襄若以次遞毀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襄公故云特立廟以此言之若常時之禘襄公亦當祭於太廟與羣廟之主並列今襄特立廟如許田有周公廟故不合食

孔氏以廟皆南向是昭居東穆居西朱子以太廟南向昭穆東西向依次而南案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穀梁傳以爲閔公廟是穆居太廟西廟制橫而非縱也不僅每門曲揖之證

玉藻天子元端以朝日鄭注端當爲冕案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鄭注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賈疏此据地之小祀以血祭皇清經解卷二十三主 劉典簿秋槎雜記

七

社稷爲中祀埋沈以下爲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觀師兩師不言日月也又案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日月與天同燔柴則必不與羣小祀同服又案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下云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孔疏天無形體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以月蓋天帝獨爲一壇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禮多故以朝及闇然則郊天隨祭日月不應易服而祭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賈氏大宗伯疏云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又酒正疏云大報天主日配以月服大裘然則祀昊天上帝祀日月祀五帝皆服大裘而冕周禮不言日月統於上帝耳惟然而玉藻云元端者何此春分朝日之祭非

郊祀日月並祭之祭崔氏云郊祭用牛春分朝日禮小故祭法用少牢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元冕所祭今朝日用少牢則非元冕可知周禮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疏引玉藻元端亦不據鄭破字引元冕但周禮朝日與玉藻異與覲禮同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鄭注引朝事儀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帥諸侯朝日於東郊退而朝諸侯是也馬晞孟遂據國語注以爲當服衾冕不知因朝覲拜日故從朝覲之服此則春分朝日與朝覲不同也由此言之郊之祭日禮大故服大裘而冕春分祭日禮小故服元端以天神尙質大裘之下至質惟元端所以不用元冕者恐鄰於羣小祀所以不用衾冕者恐類於覲也又案郊特牲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典簿秋槎雜記

八

王被衾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陳氏遂謂祭日內服大裘外被龍衾牽合爲一顯與周禮不合

大學湯盤凡盤承棄水器盤或作槃同沐浴與沃盥有別喪大記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士併瓦盤又浴水用盆沃水用料如他日沐用瓦盤如他日又士盥於盤上士喪禮新盆槃瓶鄭注盆以盛水槃承澗濯瓶以汲水喪大記正義料酌水沐浴皆用盤此皆沐浴之盤非湯所銘也士稱瓦盤大夫以上不用瓦矣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下云公降盥既夕禮用器兩杆槃匱匱實於槃中南流注此皆常用之器杆盛湯漿槃匱盥器流匱口特牲禮尸盥匱水實於

槃中少牢禮小祝設槃匱於西階東下云尸入門左宗人奉槃
一宗人奉匱水乃沃尸盥於槃上此皆沃盥之盤湯所銘也其
盥制以杆承水異於沐浴以盆以匱貯水匱有口名流由其流
注於手以盥異於沐浴以科其棄水承於槃日新者盞取日清
潔之義尊者用盤若卑者用洗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
東注洗士用鐵燕禮盥水在東少牢司宮設盥水於洗東有科
其盥制以疊盛水異於杆以科注水異於匱自注與沐
浴同用料以洗承
水異於槃故公食大夫禮既云設洗如饗又云具槃匱少牢禮
既云設盥水又云設槃匱公與尸尊不就洗故設槃匱也孫應
案宋孫奕近王編修懋竑周炳中已疑盤非沐浴之盤其沃
盥沐浴制度異同皆未言及此說詳備足補諸家所未詳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此謂知之至也註此句之上別有關文
皇清經解 卷之三 劉典簿秋槎雜記 九

此特其結語耳案此二句當從鄭氏古本在經文未之有也下
宋儒別分章段此二句遂覺無處安置

鄉飲酒義賓坐西北介西南主人東南俛東北或引鄉飲酒禮
鄭注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謂
與隅坐不同此誤讀鄉飲酒義文也鄉飲酒義明言賓必南鄉
介必東鄉主人俛從可知一堂之上賓介皆在西賓北而介南
主人與俛皆在東俛北而主人南是各兼二方以爲區別非席
西北者東南面席東南者西北面也以鄉飲禮考之其奠坐方
面俱在無向隅者至於主人獻賓賓之席前西北面鄭所謂賓
在西階欲其就席受爵故西北向之其賓酢酬主人東南面主
人獻介西南面皆以此推也又案儀記所謂主人之贊者西面

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注謂主人之屬佑助主人禮事是也
隱四年左傳猶治絲而棼之也按周禮巾車素車棼蔽注棼讀
爲蒨蒨麻以爲蔽此棼亦當讀爲蒨言治絲而雜以麻則絲益
亂傳均謹案蒨亦有棼音說文
煩字下一曰焚省聲是也

桓五年傳檜動而鼓注旃也釋文云說文作檜建大木置石其
上發機以砲敵疏引賈逵據范蠡兵法又引說文以爲石而以
旃說爲長按兵以鼓進旗插車闌車行旗動行軍之常襄十年
傳親受矢石疏云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鄭元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陸德明釋文雷當爲礮兵法守
城用礮石以擊攻者漢書匈奴乘隅下礮石陳思王征蜀論下
礮成雷然則飛石法著於周禮春秋時多用以攻守魏志袁紹
皇清經解 卷之五十五 劉典簿秋槎雜記 十

傳太祖乃爲發飛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注魏氏
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檜動而鼓說曰檜發石於是造發
石車袁紹傳又云審配以大石擊突中柵門然則檜飛石雷礮
古訓皆一物鄭爲二拒魚麗欲以奇兵致勝故曰檜動而鼓若
旗動鼓進行軍之常何須命二拒賈氏近古說長於杜氏

莊公二十四年經赤歸於曹郭公左氏以赤歸於曹爲句註云
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郭公註云無傳蓋經闕
誤也公羊穀梁皆以赤歸於曹郭公爲句以赤爲郭公名公羊
釋文云郭音號亦如字穀梁釋文云郭公左氏如字公羊音號
似號郭通案公羊僖二年晉滅虢傳號皆作郭凡九見是公羊
從郭不從號秦策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又曰因而

伐郭高誘注古文言貌也是郭又貌之古文案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求貌叔喬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貌謂之郭聲之轉也然則西周但名貌東周始兼名郭逸周書等稱郭叔者後人據已改之名稱之猶商遷於殷後人遂以殷名商至於經文之義左氏闕文爲長凌曙謹案後漢地志載有三貌大陽下有下陽城貌邑云者此北貌也陝縣本貌仲國云者則志所謂雍州之西貌而秦本紀所謂小貌者也若唐書言平王求貌叔之孫則志所謂滎陽有貌亭貌叔國云者東貌也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者其東貌之後乎傳均謹案說文郭齊之郭氏覆蓋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其國也郭名正字貌虎所撰盡明文也係惡借三傳惟公羊得之國若城郭之郭則又當作臺臺度也民所度居也今以貌當郭以郭當臺而臺之一字既廢貌郭兩義亦混汪喜孫謹案左氏昭元年會於貌穀梁作會於郭急就篇郭破胡顏師古註貌叔周王季子也受封於貌其地今陝西韓城縣是也後爲晉所滅貌公醜奔周遂姓郭氏郭者貌聲之轉也貌通作郭隸釋郭輔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貌貌通作郭蔡中郎集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貌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典簿秋槎雜記

士

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元和姓纂郭周文王季弟受封於貌或曰郭公因爲氏通志氏族略春秋有郭公遂以爲氏或云貌爲晉所滅公子配奔周遂爲郭氏今貌氏無聞唯者郭氏姓氏急就兒巨袁崔盧裴郭自註郭氏周王季子貌叔之後貌聲轉爲郭其後爲郭氏又春秋有郭公亦公也是郭公即貌公或據齊桓公問郭何以亡一事遂改經郭公爲郭卜按東統亡於春秋之前西統亡於僖公之五年此時安得有統亡之事郭公之見於春秋其事不可得知必求其事以鑿矣

僖二十四年傳凡蔣注蔣在七陽期思縣不言始封何人唐書

宰相世系表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其地光州仙居縣

文淇謹案

晉書地理志豫州有七陽郡期思縣唐書地理志淮南道光州七陽郡有仙居縣本樂安武德三年析置宋安縣以宋安置谷州貞觀元年州廢省宋安天寶元年更名鄧名姓氏書辨證云貞觀第三子伯齡封蔣子孫氏焉國在汝南期思縣宋改爲樂安今光州仙居縣也期思仙居一地

渾敦檣杙饜飶正義據服虔皆以爲獸名惟窮奇不言何獸案

司馬相如上林賦窮奇象犀注張揖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

音如嗥狗食人者也是窮奇亦惡獸名傳均謹案廣韻云窮奇獸名聞人闕乃助不直者類林云獬豸見不直者觸之故君子冠獬豸窮奇見不直者則未知何所見而實之

軍制啟有二詩以先啟行左傳天子之老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皆謂先鋒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衛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注左翼曰啟以對下肱故知左翼齊侯變古三軍制故然疏引詩及服虔引司馬法非齊之啟也

周禮司勳戰功曰多按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將爲滅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史記宋世家贊襄公旣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是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劉典簿秋槎雜記

三

三江五湖前人論之詳矣案越語子胥曰夫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又戰於五湖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又反至五湖范蠡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史記貨殖列傳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史記與國語合五湖本無異論三江亦當在吳越境界中論者必曰是以吳越之三江強合禹貢周禮然與其信漢以後考證家言曷若信周末之書耶自注案越語吳王率其賢良以上姑蘇下之臺也在吳昌門外近湖秦策吳之信越也遂滅吳注姑蘇宮江之浦高注卽干隧史記春申君傳三江之浦作三渚之浦然則干隧也姑蘇宮也三江之浦三渚之浦皆一地又案太湖一湖有五湖之遺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兩漢刊誤補遺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吳縣太湖亦然三江五湖爲

吳越共
地審矣

吳有東西勾吳東吳也齊語西服沅沙西吳注雒州之地趙策
黑齒雕題鯤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案周禮雍州嶽山注吳嶽雍
地近西戎豈吳亦如戎狄之通名故雒州亦得稱吳耶又案漢
書地理志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左傳桓五年正義引
世族譜云吳王封虞仲之庶孫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是虞又
兼西吳北吳之稱依虞吳通用之例疑卽虞字與沅沙之西吳
不同

八佾亦作溢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

曙謹案春秋繁露僊

溢員僊溢方僊溢櫛
僊溢衡僊皆作溢

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案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

劉典簿秋槎雜記

三

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鄭注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鄉射禮
乃張侯記禮射不主皮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注不
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
射之主於獲也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有侯鄉大夫用
此鄉射之禮詢衆庶衆庶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
射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鄉射疏禮射二番不勝仍待
後番復升射然則主皮之射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是尙力
也故鄭注謂主於獲此云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言鄉射所以
不用主皮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復射不尙力也爲
力不同等也鄉射注又云尙書傳曰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
卿大夫相與射此主皮之射與案鄭已言主皮爲無侯張皮不

必復疑射禽朱子以爲貫革案考工記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
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注革謂千楯質木榘樂記貫革注射穿甲
革疏革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
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革春秋養由基射七札是也是
主皮又非貫革

管氏有三歸包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自注史記管晏列傳張守

節正義

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

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注仲蓋三取女也案春秋莊十九年經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鄆左氏無傳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
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
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典簿秋槎雜記

齒

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
取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
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
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
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
夫人歸於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袵元又云媵布席於與
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
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
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
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
歸左氏譏齊媵爲異姓公羊譏齊媵爲三國媵僭天子皆不譏

齊媵女之遲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異姓
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取女國君娶夫人大夫娶妻姪娣不言
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
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
妾者當謂娣是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於大夫其皆
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故詩
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為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
大夫撫姪娣以為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
諸侯八妾士三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自註北齊元孝友傳孝友嘗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曙謹案漢書地理志曰身在陪臣而取三歸亦三歸為取女之證應科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劉典簿秋槎雜記

五

謹案黃氏曰鈔謂大為之臺以處三歸之婦人近人因引衛宣築新臺魯莊築臺事為據牽合取女臺名二說為一然衛宣以納級之妻故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非謂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魯莊因築臺見孟任非因娶孟任而築臺也或以為秦穆姬登臺必嫁時所築案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宮內亦然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裡事可證秦穆迎晉姬不聞築臺也此說精核諸說可廢

趙策秦以牛田水通糧鮑注以牛田為地名吳氏正註牛耕積穀水漕通糧或以為漢田始用牛耕竊以為古用木耜未有金耜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犁從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不可謂牛耕非古也

文洪謹案山海

經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犁也說文犁耕互訓段氏云人耕謂之耕牛耕謂之犁其後互名之吳氏之言可

正春秋時無牛耕之說而論語犁牛為耕牛矣犁與鷲異魏策鷲牛之黃也似虎鷲黑黃雜色與犁牛異後漢書和帝紀永元

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犂牛直是犂牛爲耕牛矣

啟子足啟子手案喪大記小臣爪足又曰小臣爪手謂翦爪也士喪禮浴用巾拒用浴衣澳濯棄於坎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鬚也此旣死沐浴後事曾子豫言之重身體也故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言旣死而知免也不然一息尙存不容自懈遽言免乎

論語黻冕按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杜註命卿之服蓋以衣裳統冕猶衰冕驚冕毳冕之例不然

豈賜服但賜冕與蔽膝耶自註黻與芾異黻繡於裳芾韠韎韠皆一物

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太宰諸侯六卿司徒司馬司空司徒下小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劉典纂春秋棧雜記

去

宰一人無太宰春秋時列國多僭官制左氏隱十一年傳羽父求太宰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注魯使二卿會晉叔老不在三卿之中魯固有散位從卿者夫司徒司馬司空魯之命卿非羽父所得求故求太宰蓋散位從卿隱十一年正義以後更無太宰魯竟不立其說未必然也桓二年傳宋督爲太宰終春秋備見此官宋備六卿故同於天子成十年傳晉侯使糴莜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注楚公子辰楚以令尹司馬爲卿太宰蓋散位從卿以公子爲之者襄十一年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彘如楚楚人執之十三年傳石彘言於子囊曰止鄭一卿以除其偏注謂良霄則太宰固大夫也定四年傳伯州犂之孫駘爲吳太宰則吳卿也檀弓陳太宰駘亦卿周魯宋楚鄭陳吳

皆有太宰論語太宰集注或之爲是

求善賈而沽諸案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注賈民胥師
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偽與實詐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啟牘取
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出授賈人注賈人將行者古人
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鬻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
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文
謹案段大令玉裁說文注云賈者凡買賣之稱也酒誥曰遠服
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買諸今論語作沽者段借字也引
仲之凡賈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
其音入馮韻古無是也其說覈矣然南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
周禮釋文云聶氏及沈云成賈定音南朝儒者已分別二音
小賈賈賤極賈而賈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謂賈師賈人賈
賈所賈之類皆音古也又論語釋文出善賈二字音嫁一
音古是賈字有古音此以賈爲賈人正與釋文一音合

子欲居九夷九夷有三皇侃義疏云東有九夷一元菟二樂浪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劉典簿秋槎雜記

七

三高麗四滿節白注邢疏引作滿節五鳧更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

鄙此海中之夷皇氏據爲疏邢氏引爲第二說皆非也邢疏引

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

夷陽夷按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云云下云故孔子欲居九

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

已後世服王化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

仲丁藍夷作寇武乙衰敝東夷靈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

武王滅紂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後徐夷

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

爲民此九夷在唐虞爲嵎夷在周爲淮夷邢據以疏此是也而

未言其遷徙所在若徑以淮夷當九夷亦非也東漢傳論又以

朝鮮當孔子所居九夷徒以朝鮮有美俗而顯與傳文自背尤非也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司馬貞索隱曰九夷卽屬楚之夷也張守節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夷謂並巴蜀收上郡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吳師道秦策注但據索隱文魏策九夷鮑注疑當爲九嶷吳氏正曰此南陽堵赭同陽屬荊州者以下文連九嶷許駟言之故也大事記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卽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與集註異愚謂此言破南陽之九夷也案此數說鮑彪以九夷爲九嶷張守節以九夷爲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三

劉典簿秋槎雜記

六

四夷統名遠據益州之巴蜀并州之上郡西戎之義渠丹犁其誤皆顯然不復辨大事記據索隱以解南陽九夷確不可易本以南陽九夷爲一吳氏疑呂氏分爲二非也九夷所以在南陽者當如陸渾遷伊川之類徐廣曰荊州之南陽郡本屬韓地秦本紀正義云南陽今鄧州也在漢水之北釋名云在中國之南舊名陽地故以爲名焉

當暑衫絺綌案士冠禮兄弟畢衫元注衫同也元者元衣元裳古文衫爲均士昏禮女從者畢衫元注衫曰也上下皆元也案此則衫絺綌衣裳同絺綌也禮稱衫絺綌二曲禮衫絺綌不入公門以上龜策等例之當指臣言臣朝服入朝雖暑不着絺綌玉藻衫絺綌不入公門觀上非列采文義與喪大記同謂歛衣

也喪大記稱斂衣曰袍必有表不禪下云絺綌紵不入正謂三者皆禪絺綌無有不禪不必以衫爲禪又或以衫爲元則冠昏皆爲畢元元矣成何文理表者對裏之言謂絺綌之服必有裏衣使絺綌表出當指深衣深衣裳不殊亦得言均若元端以上禮服又不得用絺綌

奪伯氏駢邑三百孔註伯氏食邑三百家案左傳歸我衛貢五百家此但言三百不定指家言凡邑之大名爲一縣之地其邑之小名有二成公二年左傳新築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襄公二十六年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二十七年傳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劉典簿秋槎雜記

尤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又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二年傳與晏子郕殿其郕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二年傳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昭公五年傳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杜氏於成二十二年襄三十年昭五年邑字無注襄二十六年注八邑三十二井二十七七年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二十八年注以郕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襄二十六年正義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于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田土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二十七年正義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

稱邑也是則四井爲邑正解也一乘爲邑杜氏以義而知也駢邑三百猶云駢之三百邑杜所謂四井爲邑三百邑當一千二百井又按昭十五年傳書社五百注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大戴禮教其書社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又案秦策云而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是在都則二十五家一社在野則四井三十二家一社或以駢邑三百爲三百社義亦通然經明言邑不言社且庸愈於三百家之說乎

其言之不怍案大戴禮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盧注鄂鄂辨厲皇清經解卷三百五 劉典籀秋槎雜記 二

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怍作訓爲鄂鄂可備一說
論語匏瓜案瓠有甘有苦甘者詩甘瓠纍之人所食苦者詩匏有苦葉不可食但繫以渡水夫子言己將爲世用非若匏瓜但繫以渡水而不能爲人食昔人已引國語爲渡水之證但於繫字義尙欠分明

孟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案周禮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注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輔之以傳節爲信耳又曰無節者有幾則不達鄰長徙於他邑則從而受之此所謂以封疆之界域民也孟子引古語言王者原以封疆域民而所以域民不以此原以山谿固國而所以固國不以此原以兵革威天下而所以威天下不以此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閭

氏謂當日封疆固以域其民因悟發政施仁節欲立欲耕欲藏如不以疆界則徑至齊案許行自楚之滕陳相自宋之滕不域於疆界孟子言欲立欲耕極言仁政感民非限於疆域而不能至

孟子爲卿於齊注客卿按春秋時已有散位從卿戰國時益多

韓策客卿爲韓謂秦王

自注趙策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亦此類

史記秦本紀昭襄

王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白起傳與客卿錯攻垣城李斯傳秦王拜斯爲客卿初不識其爵祿大小今以孟子之文考之淳於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時髡爲列大夫不肯爲相故以卿位爲譏孟子致爲臣而歸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孟子曰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劉典簿秋槎雜記

三

則孟子爲客卿時受十萬鍾之祿矣鄭氏本司馬法箋詩甫田云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上地穀畝一鍾然則萬鍾爲萬畝十萬鍾爲十萬畝矣詩正義曰史記河渠書韓使水工鄭國閒說秦鑿涇水爲渠渠成而用漑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爲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熟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熟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熟上地準關中

爲畝一鍾也案史記貨殖傳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則畝一鍾者
大率如是不止關中

隱几而臥隱爲據其證大戴禮隱琴瑟曙謹案檀弓既葬而封
鄭注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亦其證
傳均謹案說文
隱蔽也經典係用假借其正字當爲受受在受部云所依據也
讀與
隱同

夏貢亦行助法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大戴記先公後私孟子
所云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謂公田之稅有定額非無公田助藉
者左傳穀出不過藉杜注殷法曰藉故孟子言周亦助

孟子曰昔者案莊七年經左氏公羊皆曰夏四月辛卯夜恆星
不見穀梁作辛卯昔恆星不見傳曰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案昔
猶多古樂府有昔昔鹽昔昔猶夕夕鹽卽引聲之轉而譌樂正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劉典簿秋槎雜記

三

子以夕至齊故舍館未定不能見孟子若作前日解則樂正子
見孟子誠遲矣孟子所載昔者有三有作久遠之辭昔者孟子
與我言於宋是也有作前日之辭昔者辭以疾是也有作前夕
之辭曰昔者是也自注昔亦與夜通史記龜策列傳今昔玉子
爲今昔 應科謹案先君四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
之期杜注夜結期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爲國君張湛注昔昔
夜夜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釋文昔夜也夕昔又
通用楚辭大招注引小雅樂酒今昔今本作夕是也

鳴條王應麟謂在陳畱之平邱路史注謂在安邑西北孟子引
伊訓造攻自鳴條夏都安邑當從路史注

孟子稱舊君三有禮皆見左傳襄二十一年傳欒盈過周王使
候出諸轅轅是導之出疆也定六年傳孟懿子謂范獻子曰陽
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是先於所往也襄三十年傳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是三年不反然後收田里反則仍歸之也但懿子之意欲令晉人聞虎逃走強設請託惡之非愛之然必當時大夫士出奔其本國有請託之禮故懿子言之不然懿子又何敢強盟主必以爲中軍司馬耶曙謹案曲禮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白虎通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番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此皆不收田里之證與孟子合

昔人據孟子播間之祭以爲古人祭墓案祭墓有二墓成則祭檀弓有司舍奠於墓左冢人請度甫窆遂爲之尸此祭后土之神也冢人又云凡祭墓爲尸此禱祈常祭也

百畝之糞案草人糞種用牛羊麋鹿豕狐豕蕘犬注蕘取汁也鄭司農云以牛骨汁漬其種也疏此與後鄭義合然則羊麋以下均以蕘取其骨汁骨汁多少爲上農中農下農之差故同百畝而糞不同月合糞田疇以燒草行水其汁漬田亦謂之糞其實糞專指骨汁也凶年民窮骨汁少故糞其田而不足

魯人獵較案古者將祭而獵王制乾豆是也左襄三十年傳豐卷將祭請田焉子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杜注鮮時獸衆臣祭以芻豢爲足春秋時大夫多僭禮魯大夫亦應然夫子知獵較不能驟禁而但正其祭器如特牲少牢俎豆之數令其但取芻豢而無四方之物則不禁而禁聖人之妙用也獵較當指大夫士將祭而獵言夫子亦獵較當指夫子許其獵較言

在國曰市井之臣案士相見禮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宅謂致仕

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此孟子致仕時言在國在野當作此訓又案詩東門之枌序正義云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風俗通云俗謂市井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潔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田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孔氏訓市井甚明又案庶人不傳贄爲臣庶人非無贄但不傳耳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是無擯相傳贄也下云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是有擯相傳贄也自注傳如傳命傳擯不傳之傳不傳贄不謂之見直謂之役見有儀役無儀

楚有南陽晉有南陽齊亦有南陽齊策魯連遺燕將書曰且楚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劉典簿秋槎雜記

一

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吳氏補注史云齊之南陽索隱云卽齊淮北泗上之地也孟子遂有南陽指此

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孟子白圭趙注本此案魏策白珪鮑注曰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爲周人非也蓋至是三四十年矣應科謹案閻氏百詩四書釋地以爲魏拔中山在魏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此書所載另一人亦用鮑彪之說

訖訖亦訓欺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訖者言也注沈州謂欺曰訖大承謹案高注國策本亦作訖說文訖字下許君言方言秦謂之謾段又引國策曰寡人甚不喜訖者言也蓋說文無訖字集韻云訖與訖同是訖卽訖字但段氏引燕策作說未知所据何本又案急就篇謾訖首匿愁勿聊顏氏注云謾訖巧黠不實也王氏應麟補注云謾訖欺也列子狎侮欺語楚辭

九章或訑謾而不疑史記龜策傳誕謾注誕一作訑黃氏曰燕代之閒謂懼見方言以訑爲懼則又與欺義別

虎賁三千人虎賁王制武王何以有之曲禮疏引禮緯九賜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紂賜文王弓矢斧鉞爲西伯武王繼之則知虎賁本殷賜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案古駕馬之制謂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駢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者王肅也孔晁駁之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者許慎也鄭元駁之今考之於經既夕禮公賙元纁束馬兩注兩馬士制也上經注駕車之馬每車二疋是鄭氏以士駕二也周禮校人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乘馬一師四圉駑馬麗馬一圉注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三 劉典簿秋槎雜記

五

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麗耦也以此推之五路王所駕若備制宜駕六馬常駕則四馬故以四起數駑馬給役故以兩起數賈疏云養乘之者已下皆四四爲耦是因養馬而乘習之則兩馬爲耦亦因養馬而乘習之不言者從可知也是給役駕二也左傳哀十七年良夫乘衷甸兩牡杜注衷乘一轅卿車釋文甸時證反說文作佃云中春秋傳乘中佃一轅車也正義古者乘甸同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駑是爲四馬今止乘兩馬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如今乘輿有大駕中駕小駕爲行之等差也其諸侯大夫士惟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賙以兩馬是爲得駕兩無上乘也

是許氏杜氏陸氏孔氏皆以諸侯之卿大夫士駕二也孟子以常駕中乘言之故曰兩馬其兵車四馬不常駕也又案孔子世家云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與許鄭合王肅家語本之孟子發棠疏引史記棠公婁好裴駟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是矣案棠本萊邑左傳魯襄公六年齊滅萊故屬齊傳稱棠人軍齊師又云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克之杜注北海卽墨縣有棠鄉是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二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二十二

劉典簿秋槎雜記

美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三

學海堂

吾亦廬稿

海鹽崔茂才應榴著

子夏易傳說者以爲卽孔門卜氏此恐未然周易正義初卜商作易傳至西漢傳之有能名家者唐會要劉知幾孝經注議有曰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墮刺者矣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真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子夏傳殘缺梁時六卷今三卷是知其書錯謬多矣崇文總目曰子夏易傳十卷篇第略皇清經解卷三十三崔茂才吾亦廬稿

卷三十三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一

依王弼式決非子夏之文其言近而不篤然學者尙異頗傳習之文獻通攷引總目及晁氏陳氏說皆言其僞困學紀聞子夏傳張弧作尤延之遂初堂書目有卜子夏易傳又有張弼

弼疑弧字

之說解卜子夏易傳愚案漢書儒林傳易者有沛人鄧彭祖字

子夏則子夏易傳當是此人唐李鼎祚易集解引子夏易傳今通志堂經解所刻本卷帙犁然顧集解所引諸條此傳反無之則是傳又唐以後人之所僞托也

程子易傳明初本與朱子本義並行然本義簡要便於誦習後人遂置傳不觀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宋董楷撰以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合爲一書又博采程朱之

說附錄其下使五州發明惟割裂本義以附程傳曰稽此書始
曝書亭集書周易本義後云朱子易本義析爲十二卷以存漢
志篇目之舊較之程傳依王輔嗣本原不相同惟因臨海董氏
楷輯周易傳義附錄一書乃強合之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
明初兼用以取士故不復分其後習舉子業者專主本義於是
鄉貢進士吳人成矩叔度署奉化儒學教諭削去程傳乃不從
本義原本更正其義則朱子之辭其文則仍依程傳此何說哉
江西劉髦嘗撮程傳之要爲一書名曰程傳撮要蓋亦便於舉業之書

王氏易略例曰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
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
何必乾乃爲馬此誠通論足祛專講象數之惑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二

鈍翁文鈔曰心實則誠乾三畫皆實故聖人以誠言之心虛則
敬坤三畫皆虛故聖人以敬言之坎離乾坤之大用也坎得乾
中畫故其象辭曰有孚惟心亨亨者誠也離得坤中畫故其爻
辭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誠敬所以爲心學之本也

易爻第一位言初第六位當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
所以爻不同者孔疏引莊氏曰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象
云棟桡本末弱也是上有末義也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乾小
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初有下義也

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而九三不然者干寶曰爻以氣表繇以
龍興嫌其不關人事故著君子

坤上六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按無陽何

以稱龍說似難通李氏集解作爲其兼於陽也故稱龍焉引九
家易曰陰陽合居故曰兼陽謂上六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陽者
變化以喻龍焉

師卦丈人王輔嗣曰丈人嚴莊之氣崔憬引子夏易傳云當作
大人李氏集解取之

比卦原筮元永貞原字歷觀先儒之說未有作再字解者干寶
曰原卜也蜀才作究字解孔疏作窮字解窮與究義均程傳亦
只作推原解惟朱子本義作再字解似用周禮原蠶爲再熟蠶
之義然周禮太卜掌三北一曰原兆注謂拆裂如原田未嘗有
再字解也

門人諸書會謹按禮記文王世子
末有原原字鄭孔皆作再字解

泰卦大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虞翻曰后君也陰升乾位坤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

女主故稱后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
愚案女主之說不可爲訓夏氏稱后豈亦女主乎又財亦非富
之謂康成曰財節也苟爽本作裁漢書凡裁字皆作財蓋古字
通用朱子財與裁同蓋本苟義亦與鄭氏之旨有合

噬嗑九四噬乾肺陸績曰肉有骨謂之肺太平御覽引王肅曰
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釋文引鄭氏曰肺簣案
肺既訓簣簣當是竹萌殆卽今之荀脯

剝六二剝床以辨虞翻曰指間稱辨六四剝床以膚翻曰辨上
稱膚翻意蓋以自足而指而膚俱指足言崔憬曰辨當在足
之間是床桎也憬蓋以剝床皆指床言故以辨爲床桎以膚爲
床中之薦席朱子曰辨床幹也意似本憬膚京房作簣謂是祭

器澹庵云易于坎剝取象簠簋以寓精意蓋本京氏之說

程傳以足

辯指床言
膚指人言

大畜乾下艮上其上九曰何天之衢亨鄭氏曰艮爲手手上肩也乾爲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也乾爲天艮爲徑路天衢象也見崔駰傳注則康成本以何字作荷字解虞翻曰何當也亦荷字之意王弼曰何辭也朱子曰言何其通達之甚也胡翼之傳以爲本無何字以象有何字誤入于此皆以何字作語助之意解而於本句義殊欠明了案張昭論李邕婆羅樹碑曰其末曰一歸可門可門者何門也考說文誰何之何本單作可其从人者乃爲僮何之何易何校滅耳詩何筮何笠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後借爲誰何之何更以擔荷爲僮何字也見今石文字記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崔茂才吾亦廬稿

四

然則鄭氏作荷字解自是確不可易

頤六四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子夏傳拯作拼音升亦音丞旅九四得其資斧子夏傳云齊斧張軌曰齊斧黃鉞也

恒九三或承之羞陸德明曰或有也不如作不定一人之解於義爲長

晉六二晉如愁如今本鄭氏易愁子小反按愁音曹憂也集韻揚雄有伴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當用此愁字卽憂也九四晉如鼫鼠陸德明曰五技鼠也九家易曰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

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鼫鼠也

睽六三其牛掣虞翻曰牛角一低一仰故稱掣康成作挈云牛角皆踊曰挈說文作翹云角一俯一仰子夏傳作契云一角仰也荀爽作觥

解九四解而拇陸績云足大指李鼎祚曰解九四體震震為足三在足下拇之象王肅曰手大指愚案咸卦咸其拇馬融鄭元皆云足大指也虞翻亦云足大指艮為指坤為拇故咸其拇則

王肅之說非也

按集解引子夏傳作趾

井卦羸其銜今本皆作羸釋文引鄭氏作羸云讀若纍按羸有羸聲古亦通用

歸妹初九跛能履九二眇能視李氏集解兩能字皆作而字

蓋本

皇清經解 卷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五

虞氏仲翔按古能耐字通用此兩而字當即耐字或傳者脫其半耳

說卦兌為妾為羊虞仲翔羊作羔云女使皆取位賤

呂氏春秋論大篇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此古文大禹謨之文也在孔子未刪書之前固謂之夏書也想不章尙及見外史所掌之舊耳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引仲虺之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皆與古文湯誥咸有一德篇中語相出入

夏書甘誓墨子明鬼篇引作禹誓所引經文亦與今甘誓略同

兼愛篇又引禹誓云蠢茲有苗

云

此則古文大禹謨之文也

又引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

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上四句尙書洪範文下四句亦與今詩小異書傳引古往往多有舛異如此

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請服皆以伐扈爲禹與書異周書史記解有夏之方輿也有扈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孔注有夏啟也戰於甘滅扈也淮南子齊俗訓有扈爲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洪容齋曰此事不見於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呂氏春秋先己篇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吾德薄而教不善於是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有扈氏服愚案夏德衰於太康相立而拜滅之安有修德服扈之事呂氏所皇清經解

卷五直主

崔茂才吾亦廬稿

六

記益傳聞之謬

孔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尙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與此正同愚案孔注論語又傳尙書今此文明載尙書湯誥而反云墨子引書若此此後儒所以疑古文尙書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尙書異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古論惟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乃其集解中仍引安國之說後之疑古文尙書傳所由併疑論語注

郭氏爾雅釋詁注引書後我后此古文尙書太甲篇也又引書曰禹拜昌言此古文尙書大禹謨篇也璞殆及見古文故所引

如此又引逸書釗我周王此古文尙書武成篇也釗昭字通武成與禹謨太甲同爲古文獨謂之逸書所未解也

郭氏爾雅注於鳥鼠同穴下引孔氏尙書傳云共爲雄雌於狗四尺爲葵下引尙書孔氏傳曰大高四尺曰葵然則安國之傳西晉諸儒固多見之

尙書六十三序漢志云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隋志云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邕諸儒並云孔子作孔仲達曰依緯文也朱子以爲非孔子作蔡氏集傳因之如康誥君奭諸篇皆不用序說又別爲一編論其得失以附集傳之後蓋仿朱子詩小序之例竊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祇言其歷試諸難則義有不盡伊皇清經解

卷五宣主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七

訓稱成湯旣歿太甲元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并不與經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句意爲難通又左傳祝鮀稱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金仁山以爲齊魯諸儒附會成者林氏光朝以爲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俱未可定然決非孔子所作也

平章百姓孔傳曰百姓百官也康成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作如此解方與下文黎民不復蔡氏通指百姓黎民爲民而以畿內天下分疏之甚無義理又百姓如喪考妣亦指百官言下遇密八音乃指黎民蓋臣分親故如喪考妣民分疏故三年遇密八音而已足伸其哀矣楊升庵主此說顧亭林是之朱長孺

尙書埤傳亦從古注

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李氏引此以解周禮曰言以廣子姓耳

二十二人孔傳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以職合四岳十
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則以四岳爲四人而不數稷契臯
陶所以不數者以仍舊職無須勅命岳牧亦仍舊職而仍勅命
者以其兼綜內外任重而告誡必周也蔡氏以四岳爲一人蓋
本孔平仲之說案左氏傳曰姜太岳之後也又曰許太岳之後
也杜注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
岳佐禹胙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一王四伯皆亡王
之後韋昭注四伯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孔氏詩崧高疏
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
牧伯皆以四岳爲四人則蔡以爲一人總四岳諸侯之事者非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八

鄭語史伯曰嬴伯翳之後也韋昭注伯翳舜虞官少昊之後伯
益也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訓鳥獸是爲柏翳索隱云尙書
謂之伯益漢地理志秦之先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
鳥獸賜姓嬴氏王符氏姓篇伯翳佐舜禹擾馴鳥獸鄭康成秦
詩譜亦云伯翳爲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其說與尙書合則
伯益卽伯翳益翳特聲轉字異耳仁山金氏斷其爲一人是矣
至以益爲臯陶子見於鄭氏詩譜曹大家列女傳注高誘淮南
子注而王符仲長統並言之孔氏書疏陸氏音義張守節秦本
紀注邢昺論語疏亦竝同其說金仁山曰果如是當楚滅六蓼
時秦穆方霸西戎何云臯陶不祀乎則非屬父子明矣不知文
仲此言益傷楚薦食上國而爲上國之祖者祀亦廢而歎非謂

皐陶盡無後也皐陶偃姓羣舒皆皐陶後六蓼雖滅羣舒不猶在乎則不得據以斷皐陶之無後併不得據以斷益之非皐陶子路史又謂伯翳少昊之後皐陶之子伯益高陽之第二子隕顓蓋本杜氏左氏傳八元注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卽皐陶字而強以隕顓當伯益也鄺道元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陽第二子伯益也困學紀聞引之蓋亦附會之說

宗彝類獼猴出貴州思南有山曰甌峯形如甌故名山盤亘數百里人不能到宗彝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卽傳遞至上上者食傳遞至下下者始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袞衣取其孝也見侯鯖錄案注疏宗彝爲虎雌二物說本周官司尊彝虎取其義雌取其智以宗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崔茂才吾亦廬稿

九

彝爲虎雌二物不合六章之數蔡傳宗彝虎雌取其孝則以二物爲一物且虎雌取孝更何所據宜爲後儒所詆

宋翟善年籀史下卷有梓

州宗彝記一
卷今失傳

雲夢蘂溪談禹貢曰萊夷作牧厥筐屨絲史記作禽絲爾雅曰屨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鞞中琴瑟之弦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此爲繪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

荆揚二州皆貢金三品孔傳三色銅也蓋謂青白赤色王肅以爲金銀銅而蔡氏從之非也

劉涓子吳郡賦注揚州貢金三品謂金銀銅

禹貢記道山者正以記道水馬融王肅皆以道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此三條也鄭氏康成以道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此四列也蔡注有南

北條而無中條本於漢書地理志然不若從馬王之說爲安孔疏譏康成之說爲創造鄭大儒必有所本而言

盤庚三篇史記謂小辛時百姓思盤庚而作又謂高宗彤日作於祖庚時與書序異金氏履祚以爲祖庚繹於高宗之廟用史記說也

書序稱契至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八遷者正義以爲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湯始居亳其餘四遷未詳竹書紀年稱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則成湯之前更有此二遷而其二遷終不可攷盤庚之誥所稱五邦據書序仲丁遷蹕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并前之湯居亳後之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以爲以下文今不承於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

古文勢按之似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此言良是而引史記謂祖乙遷邢因疑祖乙兩遷不知司馬索隱云祖乙遷於邢邢音耿則邢卽耿也不可分爲二以當五遷之數也嘗攷竹書紀年云祖乙自耿遷庇南庚自庇遷奄則祖乙實兩遷而所謂五邦者指蹕相耿庇奄而言非特不數後之盤庚并不數前之湯居亳鄭氏王氏皆以商亳蹕相耿爲五邦則并遠數居亳之前更屬非是唐孔氏引汲冢書取奄而不取庇以亳相蹕耿奄爲五邦似亦未合

說築傅巖之野孔安國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荆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吳氏裨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案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墨子曰傅說被褐

帶索庸築傳巖武丁得之舉爲三公則築字不得作卜築之築
解當從孔說爲是若說之所居孔傳謂在虞虢之間水經注沙
澗水北出虞山東南經傳巖歷傳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平陸
縣志傳巖在縣東二十五里聖人澗上南山之峽曲岸回巒卽
說版築處今有祠說所築之道相傳卽今運鹽道巖東北十餘
里卽左傳顛輪坂墨子尸子以傳巖爲在北海之洲者非明一
統志其地名隱賢社唐呂温有傳巖銘

王朝步自周孔傳謂步卽行然自周至商自周至豐無步行之
理字書輜行曰步謂以人行車故以二夫行車爲形但古車無
用人惟輜車重車有之周禮鄉師縣師軍旅會同作其輦輦馬
駕以載輜重爲輦人輓以載任器爲輦鄭注司馬法曰夏后氏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一

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谷一斤一鑿一裡一
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
而輦是輦載器而不載人巾車王后五路輦車組輓此特用於
宮中者步輦起於後世豈宜在周世乎然觀左傳使婦人輦以
如宮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則用人輓車亦未可定也

秦誓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則十人中明
有婦人故孔傳以文母當之宋儒劉原父以爲子無臣母之義
一人蓋武王之后邑姜朱子論語集注從之蔡氏尙書註從之
案王伯厚引論語釋文云子有亂十人唐開成石經論語本無臣字左傳叔
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則古本尙書原無臣字既無臣字
則正不必改文母爲邑姜矣或曰孔子所謂婦人者乃殷人之

誤殷人謂膠鬲也此說非是膠鬲商容皆不臣周何得與十亂之列馬氏繹史謂殷人之說不足辨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如以婦人爲邑姜則成王不當斥言其母與諸臣伍矣亭林日知錄曰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太妃邑姜在宮閭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不必并數之以足十人之數牝雞無晨方且以爲紂罪乃周之功業必藉婦人乎此理之不通或傳寫之誤

劉興伯

昌詩

論洪範七稽疑脫字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

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貢鄭氏注曰卜五占之用謂兩霽圓霧克也二衍貢謂貞悔也兆卜之名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

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古者用之衍貢則非占也尙書省去之字合以占用爲一句二衍忒爲一句則義理明矣按此說有據可從

書經中以肆字冠句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厥緒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肆惟王其疾敬德不可枚舉朱子以爲皆承上起下之詞蔡注或訓爲遂或訓爲故皆本孔傳及爾雅與承上起下之義合惟于梓材肆王惟德用訓肆爲今陳氏樸譏之其實蔡注亦本爾雅未可非也但攷此句孔傳以王惟德用爲句而以肆字屬上句與蔡注不同謂能遠拓其疆壤則于先王之道遂大以大訓肆于理亦通

戴記文王世子篇以師保疑承爲四輔然三代上有師保之任無疑承之官伏生傳賈誼書雖竝載之似未足信洛誥四輔孔傳第釋爲四維之輔不以爲官稱也朱子曰四輔猶四鄰攷孔氏益稷篇傳云鄰近也四近前後左右之臣與師保疑承之義爲近史記引虞書四鄰亦作四輔臣鄰輔弼義亦相通蔡氏以東都當之謂豐鎬是三輔加東都爲四輔不知三輔係漢後稱名京兆馮翊扶風也豐鎬祇二輔何得言三且漢地理志並不以三輔爲名至公稱旣久紀形勝者因有三輔黃圖一書耳宋人鑿空臆說徃徃如此

洛誥曰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又曰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孔傳曰命伯禽爲周公後冊者封命之書也此卽詩曰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左傳祝鮀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後以經釋經命周公後之爲封伯禽無疑蔡氏以爲命周公治洛留後豈知留後二字固屬後世不典之言乎周公與成王兩度來洛一在七年三月營洛一在十二月至八年五月卽還宗周居洛僅六閱月何嘗有成王先歸周公留後之事且營洛則王先歸若十二月赴洛次年有遷殷民之事成王親伐淮夷踐奄五月還鎬而謂成王先歸可乎黃氏曰抄據畢命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一語以爲合從蔡注不亦謬乎

三亳之名孔傳不著第云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鄭康成曰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版尹

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是則三地本無毫名特以亳民居之而名之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地名皆名爲亳蒙爲北亳孰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北亳爲湯受命之處南亳則湯未伐夏時所都其地與葛爲鄰今孟陵之葛鄉是也西亳卽帝嚳之都湯旣伐桀乃遷于此卽盤庚所遷之殷也合諸家地志參之謐之說甚確鑿可據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三終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三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南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二十四

學海堂

吾亦廬稿

海鹽崔茂才應榴著

鄭氏詩譜文王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正義曰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知此時賜之采邑使施先公之教於所職之國也又詩序正義曰化露一國謂之風道被四方乃名爲雅文王才得六州雖大於諸侯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詩不爲雅體文王末年身實稱王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故繫之二公容齋隨筆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致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兩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一

始之道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冊誤耳按此說甚有理可從

鄭氏邶鄘衛譜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封於衛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夫邶鄘地旣入衛其詩皆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意似難曉或是邶鄘之音異於衛故分繫之然莊姜共姜通作自衛宮安見一爲邶音一爲鄘音如云作之邶鄘者謂之邶鄘作之衛者謂之衛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而邶曰茲彼泉水或謂繫邶繫鄘是太史書法如春秋

書陳災之意或謂是樂部名周初列國不一採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國有興廢而樂部之名仍在故不廢邶鄘也數說均未見的日知錄邶鄘衛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漢儒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而各冠之非夫子之舊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不析言之也此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在今邶詩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爲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也

平王徙居東都王城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此鄭氏詩譜之說也范甯穀梁傳序孔子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季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二

札觀樂已爲之歌王孔子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正樂安得云降王於國風乎且春秋爲尊王之作而詩何以獨儕王於列國其說謬甚然則王當是周初太師之本名非孔子所得而降之也

周書史記解昔有郇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郇君以亡竹書紀年帝嚳高辛氏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郇郇亦作會此郇疑是古初侯國非周之檜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乎郇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周語富辰稱郇之亡也由叔妘韋昭注卽引公羊說爲証此郇是周之檜爲鄭所滅王符氏姓篇會在河濟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

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
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則襲周書之文既以鄩爲重氏滅之
又何以云詩人憂之有羔裘匪風之作是直以鄩所滅之檜當
古鄩國歟矣檜亡在東遷以前而遺詩尙存故別於鄭而自爲
風鄭氏譜云溱洧之間妘姓檜處其地當夷王厲王之時檜公
不務政事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蘇氏以檜
詩皆鄭作非也

漢初諸儒說詩多本三家白虎通諄諫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
恥共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
夫之詩也巡狩篇引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
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

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也困學紀聞曰蔡邕琴操鹿鳴
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正交論曰
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烏鳴之刺文選注引琴操騶虞邵
國之女所作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作
小弁之詩曰何辜於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王充論衡伯奇放
流首髮早白引詩云惟憂用老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注孟康
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尙書中候昭王之世
鼓鐘之詩所爲作孔疏云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所
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
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
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

魯詩亡於西晉申培詩說後人僞作也劉向學魯詩新序說苑列女傳所引疑皆魯詩之說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說苑云召伯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功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訟焉後人思而歌咏之列女傳云宋女嫁于蔡人夫有惡疾母將改嫁之女不聽乃作芣苢之詩

班大家女孝經芣苢與歌蔡人作諷匪石爲歎喬女知慚

息夫人者息君之夫

人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納夫人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皎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式微黎莊夫人與傅姆二人作劉歆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傅母勸去夫人守一終不肯歸也碩人莊姜始在齊淫泆冶容傅母乃作是詩也又以皇清經解卷三宣志崔茂才吾亦盧稿

四

行露爲申人女所作邶柏舟爲衛宣公夫人守志而作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所作向所引詩說每多異義息夫人事尤與左傳不合

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引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傷歎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後漢書皇后紀序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王充論關雎詩何時作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作是詩也此蓋魯詩相承之說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痛之後書寇榮傳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叔皮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而不傷皆與劉向說同恐是魯詩潛夫論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

行葦德化篇引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則以早麓行葦皆爲公劉詩矣又案以標梅爲擇壻詩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韓詩亦同見周禮疏以林杜爲晉文好賢國入美之文好賢而失介之推綿山餓隱飲食無從故作此詩亦魯詩之說

劉孝標辨命論曰冉耕歌其芣苢注引韓詩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以事與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不已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後書周磐傳磐居貧無以養母嘗誦詩至汝墳卒章喟然而歎乃出應孝廉之舉注引薛君章句云魴魚勞則皇清經解卷五直志崔茂才吾亦廬稿五

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王政如烈火猶觸冒而往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猶太息永懷不忍遠去鄧展曰詩言仲山父徂齊者言御命往治齊城郭韓詩以爲封于齊者誤史記宋世家襄公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大夫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西都賦序曰奚斯頌魯注引韓詩魯頌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靈光殿賦序曰奚斯頌備注引韓詩同鄭康成嘗從張恭祖受韓詩故注禮孔子闕居引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云周道將興五嶽爲生賢佐仲山甫及申伯注坊記引詩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云此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爲獻公公無禮于定姜故作此詩皆用

韓詩說也又甘棠詩韓以爲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恐勞民乃廬于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時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黍離伯封作也薛君注詩人求己兄不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爲稷困學紀聞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蓋韓詩之說

三良殉秦左傳及詩序並云穆公以子車氏三子爲殉史記蒙恬傳亦云昔繆公殺三良而死故諡曰繆然漢書匡衡傳上問政治得失衡上疏云秦穆貴信士多從死應劭注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是出于三子自殉矣案匡學齊詩則疏中所云鄭伯好皇清經解卷五皇古崔茂才吾亦廬稿六

勇國人暴虎大叔于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宛邱晉侯好儉而民畜

聚山有疑皆齊詩之說也

墨子尙質篇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罍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後

人以爲免罍詩卽咏其事說似可取申培詩說文王聞泰顛閔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

國人美之作免罍也

上林賦云悲伐檀注引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顏師

古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曰魏國之詩刺在位貪鄙也王吉傳吉

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

弟率多驕鷺至于積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師古

注曰伐檀詩刺不用賢也同一伐檀詩師古前後所釋不同如

此

毛傳鄭箋不同處有可竝存者有當從毛者有當從鄭者略舉以脩攷覽小星抱衾與裊裊傳以爲禪被箋以爲床帳于旌良馬五之傳謂驂馬五轡六之四馬六轡箋謂四之者見之數也五之謂五見之也六之六見之也芄蘭容兮遂兮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悻悻然有節度箋容容刀也遂瑞也山有扶蘇狡童傳以狡童爲昭公箋以狡童謂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所美非美鄭義爲長著正義云毛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三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以刺今不親迎也蟋蟀職思其外傳外禮樂之外箋國外至四境綢繆婚姻不得其時正義云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末開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七

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鴟鴞旣取我子傳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案毛以二子指管蔡鄭以周公居東成王多罪公之屬黨公不敢正言其事作此詩以救之鄭說似曲東山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謂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正義公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而悲釋之鄭以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鄭說爲是狼跋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箋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案此詩美周公不美成王當從鄭說伐木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然鄭以此詩爲王燕族人則酤之說非矣天保民之質矣傳質成也箋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

相燕樂羣黎百姓毛指百官族姓鄭卽指黎民庭燎夜未艾傳
艾久也音五蓋反箋芟末曰艾音刈斯干毛不言宗廟鄭意以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室是總稱故箋似續妣祖云似讀如
巳午之巳謂已成其官廟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
當巳地築室謂築燕寢如跂章主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殖
殖章主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十月之交箋當爲刺厲王毛公
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故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此篇譏皇
父擅恣正月惡褒姒威周此篇疾豔妻扇方處又幽王時司徒
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下雨無正三詩並同故箋周宗
旣滅句宗周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民不堪命流王于彘無所
安定甫田傳謂天下大田也箋甫之爲言丈夫也明乎太古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八

時以大夫稅田也賓筵言射毛指燕射鄭指大射都人士臺筮
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箋臺皮可以爲笠毛分爲二
鄭合爲一鄭說是也謂之尹吉傳吉正也箋吉讀爲媯尹氏媯
氏周室婚姻之舊姓采綠五日爲期傳謂五日一御鄭以五日
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以爲五日六日者五月
之日六月之日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所以憂思也當
從鄭說思齊刑于寡妻傳適妻也箋寡有之妻言賢也皇矣惟
此二國傳以爲夏殷因紂而遠及桀固屬無謂箋以爲殷崇則
君臣並稱更屬不倫四國傳以爲四方之國箋以密阮徂共爲
四國說尤未確誕先登于岸傳岸高位也箋訟也言當先平獄
訟則以岸爲宜岸宜獄之岸矣生民履帝武毛謂姜嫄從高辛

往祭天鄭謂姜嫄見巨人跡踐之生稷毛說爲正鄭說人頗斥其誕然帝王之興有異尋常則鄭說亦未見必不然也鳧鷖正義云毛以五章皆祭宗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公劉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正義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箋邠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餘卒爲羨今公劉新遷民始從之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鄭義較明雲漢靡人不周毛謂諸臣以分貧恤寡之故益至困窮鄭讀周爲嗣王以諸臣困于食人人賜給之毛意爲長韓奕韓侯受命傳以受命爲侯伯箋以受命爲諸侯常武三事就緒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九

箋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曰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維天之命曾孫篤之傳成王也箋指凡後王烈文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于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案此詩皆戒諸侯之詞首節文王錫之次節武王立之末節戒勉之毛意專指諸侯鄭兼百辟卿士言故以念茲戎功二句爲戒卿士之詞非是有客亦白其馬傳亦亦周也箋亦亦武庚也酌毛以爲述武王伐紂之事故訓養爲取鄭以爲追述文王之事以昭功之所由成故以養爲養老紂之惡鄭說似曲闕宮毛以姜嫄廟在周不在魯常閉而無事而訓新廟奕奕爲作閔公之廟鄭以魯有姜嫄

廟謂之神官闕者神也修舊曰新新廟者新姜嫄廟也鄭說似長元鳥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正義言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無不霑及也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蒙王之政令其所貢于殷大王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受命皆其宜也則以維何爲設問之詞長發受小共大共傳共法駿大厖厚龍和正義湯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爲下國之大純厚荷負天之和道箋以此節爲覆述上文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摺小球大球也駿之言俊龍當作寵榮名之謂與毛不同

芣苢薛君章句云澤瀉也毛傳芣苢宜懷妊陸疏其子治婦人難產案爾雅芣苢馬烏馬烏車前郭注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

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佃埤雅芣苢陵烏俗謂蝦蟆衣治癩劉孝標辨命論再耕歌其芣苢伯牛患癩也今藥中車前子治濕痺強陰益精令人有子催生下胎與諸說皆合逸周書王會解桴苢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孔晁注食桴苢卽有身王肅毛詩音芣苢木也如李出于西戎王基毛詩駁遠國異物非同婦人所得采此桴苢宜子與車前同當別是一種

騶虞二官名騶卽周禮趣馬詩騶爲趣馬趣亦作騶月令七騶左傳六騶是也虞官周禮有川虞澤虞曲禮司木注有山虞月令命野虞命虞人入山行木左傳引虞人之箴皆是魯韓詩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之官於射義樂官備之旨合毛傳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至陸疏騶虞卽白虎也不食生物不履生草

君王有德則見鄭注射義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皆不以爲官名

詩人所稱之父母其指不一疏所謂己尊之又親之也婦之於夫有稱爲父母者日月之詩曰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呼莊公爲父母也林杜之詩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指其成役之君子爲父母也沔水之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正月之詩曰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傳曰父母謂文武也

睨睨黃鳥毛傳好貌鄭箋睨睨以興顏色說也其字從目不得作鳥聲解舊云黃鳥好視善窺人故詩人以睨睨稱之陸疏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鸞集韻廣韻俱作鸞以兩目出鳥上爲名正皇清經解卷五五十四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一

所謂睨睨出目者集傳以爲鳥聲清和圓轉似少攄又案綿蠻黃鳥毛傳綿蠻小鳥貌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薛君章句云綿蠻文貌作鳥聲解亦非

旄邱瑣尾流離毛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鷓鴣郭注猶留離陸疏流離梟也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長大還食其母朱子解流離爲漂散失之矣

簡兮毛傳簡大也鄭箋簡擇也案下章云碩人僕僕公庭萬舞僕僕是言其大則簡之訓大毛義爲長此人形體既大技藝又多必在所擇之科鄭訓爲擇亦非無義簡本或作束以爲伶官名作目呼解亦通朱子訓爲簡慢不恭非詩人意

權輿夏屋渠渠箋謂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以爲大

屋案楚詞大招夏屋廣大揚子法言夏屋帡幪李善文選靈光殿賦注引崔駰七依曰夏屋遽遽皆以夏屋爲屋宇然此詩兩章前後通說飲食之事夏屋大具猶云房俎邊豆大房也王肅以大屋釋之恐非朱傳蓋用王說也

斯螽動股毛傳斯螽蚣蝢也周南螽斯羽毛傳螽斯蚣蝢也是斯螽螽斯互言之實一物也攷爾雅蝻螽即斯螽蚣蝢各也俗呼蜻蝓陸疏幽州人謂之春箕蝗類長股青色五月中以

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揚雄許慎皆謂之春黍郭璞方言注又案爾雅翰天雞郭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

日一名陸疏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蟋蟀蟋蟀在堂毛郭注今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

促織也亦名青蛩陸疏似蝗而小黑色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菴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里語曰促織鳴嬾婦驚

是也崔豹古今注一名吟蛩一名蛩秋斯螽莎雞蟋蟀三種之蟲顯然各別自來疏解甚明朱子以爲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不知何據郭注

以蟋蟀爲促織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是二物並有促織之名然正能蟋蟀莎雞仍分列之可知非一物也象阻魚服郭璞毛詩拾遺曰毛云阻弓反末以象角爲之蓋俗

說之誤也按左傳曰左執鞭弭阻者弓之別名謂以象角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鹿角爲弓者爾雅釋器無緣者謂之弭郭注

魚麗于留毛傳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疏曰釋訓云曲者爲留是留曲梁也釋器云媵婦之笱謂之留孫炎曰留曲梁也以曲

簿爲魚笱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非定寡婦所作也

家伯維宰今本維作冢字之譌也正義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爲小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小宰不得單稱宰故知是冢宰也觀此可知本是維字後譌爲冢也

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考上下文並無鄉里之說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觀舊里焉後人沿之遂以桑梓爲故里之稱案范甯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楸卽梓以脩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

鸞斯劉孝標類苑鳥部列其目孔氏譏其不精蓋以斯字爲語助也案爾雅鸞斯鸚鵡揚子頻頻之黨甚於鸞斯顧氏玉篇孔皇清經解卷五十五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

氏小爾雅注丁氏集韻皆以鸞斯連稱從無稱鸞一字爲鳥名者不得援鹿斯柳斯強爲辨也但考鸞斯一名鸚鵡卽雅鳥也江東亦呼爲鴨鳥集傳以鴨爲鴨誤矣

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箋云曾孫成王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艱難爲農夫之在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又加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愚案婦子是農夫之婦子非后世子謂世子從王勸農使知稼穡艱難是也謂后亦從行則杜撰且非禮矣后只有親蠶之事獻種稔之種獻之而已豈出而郊行哉王肅孫毓皆駁之極是正義曲申鄭說益見其謬

大田與雨祁祁呂氏春秋務本篇引作興雲祁祁漢書食貨志

亦作興雲桓寬鹽鐵論後書左雄傳皆作興雨顏氏家訓以興雨爲是孔疏亦以興雲爲誤困學紀聞雨欲徐徐則入土愚案韓奕之詩曰祁祁如雲以詩證詩興雲是也

韎韐有奭案韐卽韠見服謂之芾芾卽韠他服謂之韠蔽膝之衣儀禮士冠禮

爵弁紵衣纁裳韎韐則韐士之韠名鄭箋韎韐祭服之韠以韋爲之非兵事之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韋弁弁也與韠無涉集註韠韠也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失考甚矣

白華碩人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王肅曰碩人謂申后也孫毓曰申后廢黜失所故傷念之集傳以此詩爲申后作故云碩人尊大之稱謂幽王

皇清經解卷五章五崔茂才吾亦廬稿

古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正義復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穴者穿地爲之案說文陶其土之謂陶復覆也穴窩也陶其土而爲之蓋又陶其土而爲之窩以復爲重窰非也

早麓瑟彼玉瓚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正義孔叢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文王因之得專征伐賈公彥周禮

疏邠彼玉瓚黃流在中彼詩是美王季爲西伯受殷王圭瓚之

賜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豳徒之戎來獻捷沈約附注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

生民不圻不副無苗無害詩人以美后稷之生也考古有圻副而生子者舊記所載陸終娶鬼方氏女女嬭孕三年不乳剖左

勝獲三人焉剖右脇獲三人焉禹母修已坼背生禹契母簡狄剖胸生契老君母益壽氏

洪氏曰

娠七十二歲剖左腋而生老子

其事固屬荒遠難考三國魏志黃初六年三月魏郡太守孔羨表言汝南屈雍妻王在草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其母無他

異痛今創已合母子安全無苗無害也此異事之見于史志者

廣古今五行記晉安帝義熙中魏與李宣妻樊有娠過期不孕額上有創兒穿之而出元好問續夷堅志李鍊師湛然戊申秋入關親見一婦脫身睡月忽右腋發一大瘡瘡破胞胎從瘡口出子母俱安

板大師維垣顏師古漢書諸侯王表注大師爲垣墻謂封太公于齊也愚案顏籀此言甚爲無據以大師爲大師且并不知有

上下文矣

箋以大師爲三公

昊天有成命正義此詩作于成王之初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五

王有涉成王之嬾韋昭云謂文武修己自勤成此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執競不顯成康言武王成伐商之功以安祖考之心噫嘻成王亦謂成是王事也以爲成王康王以後詩者蓋本歐公之論而朱子從之

般允猶翁河箋云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案猶與猷通爾雅釋言猷圖也周禮以猶鬼神元之居謂爲之圖以象天神地元人鬼之所居也作由字解非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五

學海堂

吾亦廬稿

海鹽崔茂才應榴著

楚語莊王問教太子法於申叔時對曰教之以春秋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管子權數篇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是齊晉楚皆有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又云吾見百國春秋戰國燕策蘇代曰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樂毅曰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顧氏曰知錄曰周燕宋齊之史未必皆春秋也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名之也韓非子脩內篇引桃左春秋此不知何國之史周禮秋官冥氏鄭司農曰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賈公彥釋曰冥氏春秋者冥氏作春秋書名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唐劉允濟采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一

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

戰國時有虞氏春秋漢陸賈有楚漢春秋趙君

山有吳越春秋後世之書以春秋名者尤眾脩見朱竹垞經義攷

穀梁疏引孝經說曰春秋屬商是子夏傳春秋也故高赤皆其弟子袁准正論公羊高道聽塗說欲以鄉曲之辨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馬氏通考公羊疏三十卷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各氏援証淺局出於近世或曰徐彥撰陳氏書錄解題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孔氏左傳隱元年疏云隱公讓國賢君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請于周大史

克爲之作頌隱公無人爲請故不入頌此說甚可怪笑當僖公時天子何嘗東巡守果爾巡守天王守于河陽且大書矣豈有在魯境而反不書者孔號博通何憑臆杜撰如此

國君無二嫡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杜注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宗廟亦無兩配之禮故仲子雖爲魯夫人而其薨也爲之別立廟孔疏引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婦繼室是夫人之姪婦及二媵皆可以繼也雖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又異于餘妾故謂之繼室禮儀妾之事女君女君適妻也劉熙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爲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君者尊之之詞所以豫遠並后之嫌者嚴矣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公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二

皆以仲子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所謂爲魯夫人者然未薨而歸賵揆諸情理竊恐未然穀梁以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以僂公成風例之於義爲長宗人覺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則孝公夫人當爲宋之子仲子卽其嫡姪亦可知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愚案叔姬之歸左氏無傳何休杜預范甯俱指爲伯姬之媵萬氏學春秋隨筆以爲國君女適國君若大夫斷不爲媵叔姬之歸自歸紀季非媵伯姬蓋本陸淳之旨

桓公二年滕子來朝杜注滕侯爵今稱子蓋時王所黜孔疏于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微猶爲天下宗主尙得命邾爲諸侯明能黜滕爲子爵楊士勛穀梁疏亦同其說孫明復程可久謂國小

貢薄自貶其爵以成禮則稱子出于滕自貶降如子產列尊貢重之爭然在春秋之初霸國未興恐未有是胡安國謂首朝弑逆故降稱子以狄之蓋本公羊貶其朝桓之說夫貶止其身可矣何以終春秋之世滕俱稱子乎故知趙伯循謂滕子在喪程叔子謂後屬楚而夷之均屬曲說無理依杜氏爲得薛降稱伯杞降稱伯杜俱謂時王所黜是也惟杞僖二十七年來朝稱子以用夷禮故文十二年來朝舍夷禮復稱伯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穀梁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疏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則冀州是天子之常居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爲說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曰知錄曰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詞九歌覽冀州以有餘淮南子女媼殺皇清經解卷三章五崔茂才語亦盧稿

三

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可謂之冀州天台齊氏曰冀州只當王畿二字耳秋大雩左傳書不時也公羊以爲旱祭范氏穀梁傳注云旱祭請雨之名案周之秋當夏之夏因旱請雨正當其時左氏泥于建巳之月行常雩禮故以爲不時然觀後此秋雩傳亦以爲旱也

莊公元年單伯送王姬杜注天子卿單采地伯爵十四年會伐宋會鄆文十四年如齊十五年自齊前後相距八十餘年不必定爲一人而其爲周之世卿無疑成十七年尹子單子會晉伐鄭杜注單伯稱子蓋降爵孔氏於莊元年疏云此時稱伯後降爲子是也公穀以爲魯之命大夫蓋以左傳經文作送王姬公穀皆譌送爲逆因經文一字之異而其說亦異然果是命大

夫則卒必書于策何以春秋無一卒之耶或據文十五年書單伯至自齊非魯大夫何以書至曰萬氏學春秋隨筆言之矣王子虎劉卷之卒書同內大夫春秋內魯尤內周故王臣有事列國書與內大夫同單伯以魯事如齊還告魯故書至無可疑也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天台齊氏曰楚此時號荆卽書荆後改號楚卽書楚耳斷無以州名書之理卽徐國在徐州經書徐舉其國非舉其州也吳僭王亦春秋所甚惡於初見經何不舉州而書曰揚乎愚案疏引運斗樞曰抑楚言荆不使夷狄主中國此卽穀梁狄之說又引戴氏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似欲曲爲是傳解然要是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四

支說

穀梁傳大夫救日擊門士擊柝注云春棗盛之柝示有上下陰陽案今本柝作柝惟太平御覽引作柝而注亦如之

閔公元年齊仲孫來左傳曰嘉之也公羊曰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劉原父曰孫以王父字爲氏故曰某孫慶父字仲而身自孫乎又何以繫之齊天台齊氏曰此傳支離極矣果系慶父可謂之齊仲孫乎無論慶父不可繫齊慶父先不可以仲孫書也公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始以王父字爲氏是故魯仲孫氏至穀難而始稱之也此論尤爲明也

左傳屈產之乘杜注屈地生良馬以產爲生用服虔說也晉有二屈范甯穀梁注亦云屈邑產駿馬何休公羊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則以屈

產爲地名矣

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何休公羊傳注僖公得立欣喜不恤眾庶比至三旱退避正殿飭過省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無雲而得澍雨案後漢書黃瓊傳引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於九月公懼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納女謁放讒佞郭都等十二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天乃雨
休注當本此

左傳五侯九伯杜注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語殊欠明案天下九州州設一牧以侯爲之九州九牧亦可稱九侯一牧之下設二伯以伯爲之九州得十八伯太公在周爲二伯之職此分天下爲左右曰

之伯得征天下之半當言四侯半九伯舉成數言五侯也詳見左傳

皇清經解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五

疏詩旋邱疏蓋本鄭康成之說後儒以無經據駁之非也蓋楚以涉地爲問故管子以先君太公征伐所得及對之穆陵無棣當依史記索隱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之說爲正正見齊之伐楚乃修舊職足以塞楚使之口也杜注以穆陵無棣爲皆齊竟說本服虔究未是

五年經書晉人執虞公與書執衛侯執曹伯書法一例則虞之本公爵可知虢公晉侯朝王王之享侑賜玉馬皆同傳曰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明明說諸侯亦非以虢會爲王卿士也則虞虢之公確是五等之爵不得以公羊天子三公稱公之說爲解然虞虢爵列爲公之故前儒皆不得其說周之同姓勳如周公亦祇封侯何以虞虢獨公賈公彥周禮疏謂虞

說殷時稱公至周不進不退仍守公封說甚無據厚齋王氏駁之是矣愚竊以爲虞之封以太伯伯以天下讓至德無稱封虞以公所以崇伯之德號之封以號叔妣教五臣號叔稱首封號以公所以報叔之功此虞號所以獨膺公爵而非文昭武穆之班所可比也

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是行耐廟之禮哀姜淫而與弑死不成喪不宜耐廟故傳斷爲非禮穀梁以爲立妾爲夫人劉向曰夫人成風也本董仲舒之說是僖公尊其母爲夫人因禘而行告廟之禮然成風尚存何以云致亦言之不順也至公羊謂齊于齊女之先至者何休注因謂僖公初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魯僖用爲嫡此真鑿空無稽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六

之說矣江慎修羣經補義云用致夫人致妾毋風氏助祭也不言風氏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夫人哀姜哀姜有諡號何以止言夫人且以主耐廟不可謂之用致左氏說非也案江氏之說亦謬祭必夫婦親之內則舅娣則姑老冢婦主祭祀事禮無母氏助祭者舊氏學春秋隨筆曰致哀姜主于太廟也曷爲不于喪畢致疑其禮也哀姜不當致而致故但稱夫人若致他夫人然疑其禮故著其疑也

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杜不註緣陵漢地理志北海郡有營陵臣瓚曰卽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何休曰狄稱人者善能救齊故進之愚案以伐衛爲救齊似本上經狄救齊爲言然以稱人爲進之則何不於前此救齊進之也蓋狄既與邢同伐不可書曰邢人狄猶戚之會不可書曰吳郟人故皆以人足之趙氏鵬飛所謂使文者是也穀梁曰狄稱人善累而後進之亦是曲說

郵作郵傳郵亭經過解以喻不留停之義最合舊說郵與尤同
作過失解據詩不知其郵國語郵人而效之賈誼賦般紛紛其
離此郵今郵尤古通訓郵爲失說亦有據

月令同度量鈞衡石注疏度量鈞衡石爲五物而以同字總之
與虞書同律度量衡文法同案小爾雅廣衡云斤十謂之衡衡
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周禮臬氏注孟疏俱云
三十斤爲鈞惟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緡均則字本作均故韋
昭訓爲調均乃陳氏釋鈞字爲平其輕重之差失之矣

大飲烝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于太學以
正齒位謂之大飲王制稱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者正在此時而在鄉國則亦偏行鄉飲酒之禮也烝冬祭之名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七

與大飲本屬二事舊說謂烝升也此乃饗禮升牲體于俎上謂
之房烝固屬未是陳氏謂烝因烝祭而爲燕飲尤非

禮器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饗與儀禮特
牲少牢二禮皆不合鄭注君子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
遣奠及卒哭祔廟則太牢故祭用太牢者謂之禮士常祭特豚
遣奠卒哭祔加一等用少牢若用太牢則盜竊君之禮故曰饗
此蓋約儀禮諸篇喪祭而言然禮家所記亦往往雜錯不齊如
儀禮特牲禮特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雜記則
言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
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
蓋記禮者各據所見故不同如此也

出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邱甲令邱出二十五人是增三之一也說似可通何休公羊傳注以爲使邱民作鎧非矣穀梁傳作爲也邱爲甲也甲非人人所能爲也則亦以甲爲鎧而使一邱之民盡爲造鎧甲之函人矣有是理乎

左傳呂相絕秦戮力同心戮卽勤併力爲勤音劉字林音遼國語勤力一心賈逵曰併力也陸機文賦非余力之所勤注勤併也

襄公三年左傳楚子重伐吳杜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賈逵曰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馬融曰以組爲甲裏公旅所服以練爲甲裏車者所服皆與杜異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八

六年莒人滅鄆穀梁傳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何休云莒公子鄆外孫言滅者以異姓爲後陸淳趙匡皆謂若鄆以莒人爲後罪自在鄆不在莒人則經文當以梁亡之例書鄆亡不得書滅經書滅則是用兵滅之罪在莒也劉原父深取其說

十一年作三軍杜注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率以征伐季氏欲專人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范甯穀梁傳注魯有二軍今增置中軍愚案杜范皆謂魯本二軍非也周禮大國三軍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魯實三軍此時之作乃廢公家之三軍以成三家之私耳

昭五年舍中軍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

復正皆不知事實也孔疏作三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

子產寓書范宣子象齒焚身杜注焚斃服虔云焚讀爲僨僵也
孔疏象不燒死故杜訓斃

左傳襄十六年晉楚戰于湛陂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
入汝鄴氏水經注湛水出隼縣北魚齒山西北周禮荊州其浸
潁湛鄭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十八年楚伐鄭次魚陵杜注魚
陵魚齒山也山下有洧水故曰涉旃然水杜注出榮陽成皋縣
東入汴水經注索水出京縣嵩渚山與關水同源分流卽古旃
然水

三恪杜注以陳與杞宋共爲三恪路史有虞氏紀注左氏傳以
陳備三恪徐鍇云今俗作恪古讀客如恪卽三恪封夏商之後
爲二代繼虞帝之後爲三憲憲敬也言禮之如賓客非別有三
皇情經解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九

恪也案荀黃帝後祝帝堯後陳帝舜後是謂三恪杞夏之後宋
殷之後是謂二王之後鄭康成曰三恪尊于諸侯卑于二王之
後是也當依鄭說

蕪掩表淳鹵注淳鹵坳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正義賈逵云淳
鹹也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
之斥西方謂之鹵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
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甸終古斥鹵生稻梁是鹹薄
之地名爲斥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
表之輕其賦稅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以豹爲違命故不書族此
左氏之曲說也賈服皆稱豹執義尊國自是正論豹不氏蒙上

文會于宋而畧其詞再舉豹以中隔當喜事也公羊以爲再舉豹殆諸侯也爲衛石惡在是也穀梁以爲豹云者恭也皆妄

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周德之衰杜注衰小也周德尙小之時正義衰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衰言從大漸差小服讀衰爲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則所歌是變小雅先王當指文武杜以爲殷先王則所歌爲正小雅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樂工間歌一二期子蓋就所聞而評之也

士文伯曰高其閑閤杜注閤門也案爾雅閑有二衙門謂之閤郭注引左傳曰盟諸僖閤衙頭門所以止扉謂之閤郭注引左傳曰高其閑閤長杖卽門槩也元凱注未明晰

昭公七年暨齊平杜注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

不重言燕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何休公羊注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不汲汲于齊萬氏學春秋隨筆曰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魯與齊平者孔氏宗賈逵何休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背孔說據經而前後可通諸儒多從孔疏劉公是更截左傳齊求之也句爲齊魯之事齊侯次于甯下爲燕平之事尤爲明確愚案魯與齊平下文經書叔孫婁如齊蒞盟是也燕與齊平下傳記鄭伯有事齊燕平之月是也春秋書平必有關天下六故燕齊平不必書則所書當是齊魯之平耳

左傳晉侯夢黃熊入寢門黃熊獸名亦作能三足鶩也獸非入水之物故當是鶩說文字林能熊屬足似鹿今東海人祭禹廟

不用熊白及鰲爲膳案黃熊杜無釋或爲獸或爲鰲孔疏兩存其說國語作黃能奴來切韋昭注能似熊

陳災禱竈曰火水妃也杜注火畏水故爲之妃服虔云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補正邵氏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又昭十七年傳水火之牡也杜注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王妃是水爲火之雄也

五大不在邊杜注上古金水木火土謂之五官元鳥丹鳥羽有五五鳩鳩氏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賈逵以爲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鄭司農云如晉居申生曲沃鄭叔段居京棄疾在蔡無知會渠邱畜氏居蒲孫氏居戚之類以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盧稿

十一

下文語案之賈鄭之說是也

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注古書名案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孔疏引之足以補杜所未備周禮鄭注墳典三皇五帝之書若賈逵謂三墳五帝之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亡國之戒馬融謂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說頗支

離矣

十三年平邱之會晉自爲諸侯之貳左傳甚明何休公羊注以爲起諸侯欲討棄疾則經之前後並無晉及楚事穀梁以爲善晉之復陳蔡則陳蔡之復自出楚意況此時陳蔡不與會盟安

見爲晉復之也總之公穀二家皆不知事實而何休尤憑臆妄斷故都無是處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公羊疏曰楚子初無封陳蔡之意但畏諸侯之誅遂許封陳蔡之子孫陳蔡爲之請於諸侯諸侯止不伐楚楚乃封陳蔡愚案楚平藉陳蔡之力以復國故封陳蔡左傳甚明何與于平邱之諸侯而曰畏其誅真妄說也

左師展將與公乘馬而歸杜注欲與公俱輕歸劉炫曰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疏云古者服牛乘馬皆以駕車不單騎也經典無騎字曲禮前有車騎此漢世書耳公羊傳以鞍爲几亦漢人之言周禮夏官師帥執提鄭司農云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上者故謂之提正義先鄭蓋據當時有單騎舉以況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

周耳程大昌雍錄古皆乘車大王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然大昌之說亦非樂師教樂儀趨以采薺行以肆夏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可謂趨則馬亦可云走矣

定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藉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杜氏注曰顏高魯人子鉏齊人斃仆也疏之者曰前覆爲仆益高爲子鉏所擊遂與一人俱仆而偃幸有所奪弱弓在手因得仰射子鉏而殪之正以形容其勇而上文奪人弱弓句亦有歸宿也史記仲尼弟子傳顏高字子驕

索隱引康成曰燕人

王厚

齋引左傳之文以爲疑卽此人又引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孔子過匡顏刻爲僕厚齋蓋以爲刻卽高也謝山全氏疑高於定

公八年已死於陽州安得於定公十四年孔子過匡而爲之僕
以此疑厚齋之疎則又全氏不憶杜氏以斃爲僕之在而竟以
死當之而反有疑於厚齋也

高一名產唐贈瑒
那伯宋贈雷澤侯

哀公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杜注曹人背晉奸宋是以致
討宋公既還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
以入告案宋實滅曹左傳文可証經但書入理不可解杜氏之
釋亦似迂說公羊以爲爲內諱滅同姓不救尤屬無理蘇氏謂
曹伯好田弋悅公孫彊背晉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入
曹而不言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此說天台齊
氏取之

褚師聲子鞮而登席杜注古者臣見君必解鞮此非謂凡見君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

之禮皆然燕飲時君脫屣臣必解鞮記曰燕則有跣跣解鞮也
禮飲不過三爵油油而退卽坐而取屣燕飲必盡歡盡歡則必
解鞮也古幅烏屨鞮各有其制帶在股下而過于膝一名爲蔽
膝故曰赤芾在股言在膝之上股之間邪幅在膝下而邪纏之
以至于足言在膝下也鞮在脛之下足之上護脛幅而藉足履
者故一名絺釋名曰鞮者末也在足之末也一名絺絺足者也
其制淺而窄一如屨然止可安足鞮篋也履曰舟鞮曰篋其形
同也跣義有三脫屣則猶有鞮也解鞮則猶幅也徒跣則幅亦
去之矣案此釋幅烏諸制最爲明晰

闔閭之弟夫概王輿地紀勝吳王夫概城卽長興縣郭案元和
郡縣志吳王闔廬使其弟夫概王居此築城狹而長因以爲名

長興縣志云在今縣南二里又縣志云吳夫概王宅在上概村
吳公子慶忌出居於艾杜注艾吳邑豫章有艾縣路史國名記
艾今隆興分宜西北里有艾城春秋吳慶忌居之漢艾縣開皇
廢入建昌十二真人傳云今查田西江志云今南昌府武寧縣
西一百里龍坪岡有艾城

鄭商人弦高之友奚施見呂氏春秋悔過篇淮南子人間訓奚
施又作蹇他皇甫士安高士傳有弦高傳云鄭穆公以存國之
賞賞高高不受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晉解揚字子虎霍人
見說苑秦使篇萇宏左傳亦稱萇叔叔字也晁無咎曰萇宏字
叔問靈王之賢臣不知何本吳越春秋引高誘呂覽注大夫種
字會楚鄒人案今皆曰種字禽文選豪士賦序注引吳越春秋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西

曰文種本楚南郢人姓文字少禽衛有王孫齊謚曰昭子乃王
孫賈之子見左傳哀公二十六年杜氏注淮南子覽冥訓有王
孫綽許慎注周人也一曰衛入王孫賈之後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六

學海堂

吾亦廬稿

海鹽崔茂才應榴著

疏云周禮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御史有
史百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
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
少得史卽足故也至于角人羽人等道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
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道有府也膳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
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府
特多于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

膳夫授祭古人飲食必祭示有所先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

殷祭肝周祭肺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罔一王日

皇清經解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一

而一牢分爲三時食故朝祭肺而日中與夕祭牢罔但祭肺亦有二種一者名爲舉肺亦
曰離肺此爲食而有也二者名爲祭肺亦曰刲肺此爲祭而有
也舉肺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肆師之職饗食授祭康成注亦
以爲授賓祭肺也

酒正疏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案儀禮聘禮公於賓壹食再饗
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侑幣以勸食酬幣以勸酒
皆束帛乘馬並見秋官司儀注

司市上旌於思次以令市注云思次若今市亭也又胥師賈師
濫於介次注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鄭司農曰思辭也次市

中候樓也

辭也者謂語助辭然恐非是

今人送終之禮有歛諸食物納于磁器置之棺中又有厝諸棺外者此亦古禮也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熬穀鄭注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升實者惟盈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此亦事死如生之一端至以熬穀魚腊爲惑蚍蜉說近迂濶禮記通解譏之是也

禮之祭有追享朝享追享者祭遷廟之主祭法所謂壇墀有禱焉祭之者朝享者祭法所謂月祭謂天子告朔于明堂因卽朝享諸侯告朔于太廟因卽朝享詳見賈疏

喪中自未葬以前飲食直奠置于神前故謂之奠康成所謂喪所薦饋曰奠也始死有奠小殮有奠此二奠皆于地未有席至皇清經解

卷三 亶去

崔茂才吾亦廬稿

二

大殮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其奠無論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有朔月奠大夫以上兼有月半奠有薦新奠天子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則有遷奠祖奠遷奠者朝廟之時下棺于廟之兩楹間棺西設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朝廟之奠所謂遷奠也祖奠者旣朝而出乃設祖奠也二奠皆有牲體厥明將去爲大遣奠其牲非直有牛兼有馬旣葬乃廢奠而虞祭凡奠皆未有尸康成所謂未葬以前無尸飲食是也至虞祭始立尸喪之有奠今世尙存其名故爲攷其畧如此今世出喪有路祭周禮小祝及葬設道齋之奠杜子春謂齋當爲棗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出祭康成雖不從其說然足以知其由來古矣

六變八變九變先儒之說不一劉公是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成池之樂八變而終箭韶之樂九變而終其說最爲有理

樂師教樂儀趨以采齋行以肆夏熊朋來曰大戴禮保傅篇行以采茨趨以肆夏采茨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玉藻周禮皆誤朱子經傳通解依大戴改正銘書于王之太常注家謂書其功于太常之旗與日月同其光也萬氏周官辨非曰書之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者官名也非旗也紀其功于太常之藉也太常職主功臣功臣死太常累其行而謚之後世尙因之不廢知謂紀于旗常以表示人則旗常易壞又功臣旣多將有不勝書者必不然也

駒駝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駝賈疏以爲此爾雅文然今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

本爾雅無之

山以章天以星辰爲章地以草木爲章故畫山必畫草木鄭氏讀章爲獐在衣齊人謂麋爲獐案鄭說未安王氏曰爾雅釋山上正章畫山者雖其文之成章而必取其上正之形此說可取見江氏周禮疑義舉要

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門以內兩塾之間謂之宇案士大夫之宮本無所謂宇天子諸侯之宇亦皆在路門之外並不

在兩塾間此是李氏偶誤細讀儀禮當自知之

釋宮宋廬陵李如圭寶之按今

刊入朱子文集者誤也

士冠禮冠者取脯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孔氏謂奠廟之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呂氏謂母有從子之義故

屈庸敬以伸斯須之敬王氏謂此適子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于眾子數說均未是夫曰拜受曰又拜此答其子之拜明文也古婦人之拜與男子異劉熙釋名拜于婦人爲扶自袖扶而上下也卽今婦人之揖蓋冠昏大禮雖父母亦無端坐而受子拜之禮所謂成人而與爲禮也子取脯至母前先揖而後拜送既拜而更揖母於其揖則答之於其拜則受之今世尊者于卑幼揖則答拜則受亦如是豈拜子之謂乎

白屨魁耐注謂魁蛤也耐注之使白萬氏儀禮商非之謂當是以木爲之卽今俗制屨者之模範也明時民間用馬尾制巾帽以木爲範名曰魁頭蓋本此案制屨者以木爲範今謂之槿頭士昏禮曰若舅姑既歿則婦人三月乃釋菜于皇舅皇姑曾子皇清經解

卷三宣六

崔茂才吾亦廬稿

四

問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案吳氏章句曰舅姑既歿乃行奠菜之禮者所謂廟見也婦人必舅姑授之室使代已而後主祭祀舅姑在則降阼階時已受之舅姑與祭可矣若舅姑前歿則無所受故於時祭之先行廟見之禮以明其職之有所自受然後可以助祭也必三月者時祭無過三月故以久者言之若昏期近于時祭則不必三月矣後儒不明三月之義改三月爲三日今世俗咸遵之失禮意矣

成昏而舅

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今俗所謂上見卽其遺意若舅姑既歿則擇日而見于廟

鄉飲有四鄉大夫賓賢能一也黨正正齒位二也州長習射于州序三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四也此禮爲賓賢能戴記鄉飲酒義爲正齒位鄭氏益據記中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云然

呂氏謂儀禮之禮卽戴記之義二而一者也儀禮著其禮戴記
詳其義其儀禮有未備則義文補之首尾脈絡本自貫通萬氏
儀禮商取其說案燕禮有四諸侯無事而燕一卿大夫有王事
之勞與羣臣燕飲以樂之二卿大夫聘而來還
聘客與之燕四

特牲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者祭以案盛爲重也尸者祭
祀之主食飯惟尸而他人不及嘏者受福之重嘏惟用黍而他
物不及此食之所以重而特舉以爲名案此論較注疏祭自熟
始故曰饋食之說更精

小戴刪大戴之八十五篇爲四十九篇其中尙有與大戴同者
如哀公問投壺此篇目之皆同也聘義卽大戴之朝事篇喪服
四制卽大戴之本命篇此篇目不同而文同也雜記之覺廟禮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崔茂才吾亦廬稿

五

卽大戴之覺廟篇祭義記曾子之孝卽大戴之曾子大孝篇經
解記論禮之語卽大戴之禮察篇此外更有同于逸周書者有
同于儀禮者有同于家語者有同于魯語者有同于荀子者益
禮經非出一手故採據之雜如此

執玉有藉謂旣聘而享束帛加璧璧在帛上如物有承藉也無
藉如執圭行聘特達無所藉也聘之日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
所謂無藉者襲也賓旣出公褻而降賓乃褻奉束帛加璧享君
所謂有藉者褻也大抵禮盛則襲禮殺則褻故玉藻曰禮不盛
服不充聘禮盛故襲享禮殺故褻或曰凡執玉玉有纁而赤手
執之曰褻以衣掩其手而併纁執之曰襲是褻襲專指玉言非

指衣言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呂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此謹疾之道然以父子孫相繼爲三世迂甚矣三世者上古三世之書也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爲醫者能通于三世之書可以却疾保年其藥可服說見孔疏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萬氏禮記偶箋曰方氏謂禮言大饗有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祀帝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禮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享賓客之禮也先儒以此大饗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愚攷禮經祀帝祀先皇清經解卷五直夫

崔茂才吾亦廬稿

六

牲日皆卜此言不問卜乃指兩君相見及凡賓客之禮也賓客旣行朝聘當饗卽饗牲日皆不卜其言不饒富卽左傳所云饗以訓恭儉之謂也舊說非

大功廢業業縣樂之器有喪則徹之解爲廢所習之業誤矣案爾雅大版謂之業靈臺詩虞業維樅有誓詩設業設虞毛傳業版也所以飾枸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晝之樂正司業謂樂官之長司主此業也若兢兢業業赫赫業業有震且業進德修業富有之謂大業敬業樂羣皆假借以立義大功廢業卽曲禮所謂無故不徹縣也何得以習業釋之

郵罰麗于事郵謂事至卽決若郵之行書不使留待葢留獄最爲弊政易象著之故云郵爾雅郵過也郭注謂道路所經過則

郵作郵傳郵亭經過解以喻不留停之義最合舊說郵與尤同
作過失解據詩不知其郵國語郵人而效之賈誼賦般紛紛其
離此郵兮郵尤古通訓郵爲失說亦有據

月令同度量鈞衡石注疏度量鈞衡石爲五物而以同字總之
與虞書同律度量衡文法同案小爾雅廣衡云斤十謂之衡衡
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周禮臬氏注孟疏俱云
三十斤爲鈞惟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緡均則字本作均故章
昭訓爲調均乃陳氏釋鈞字爲平其輕重之差失之矣

大飲烝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于太學以
正齒位謂之大飲王制稱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者正在此時而在鄉國則亦偏行鄉飲酒之禮也烝冬祭之名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七

與大飲本屬二事舊說謂烝升也此乃饗禮升牲體于俎上謂
之房烝固屬未是陳氏謂烝祭而爲燕飲尤非

禮器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饗與儀禮特
牲少牢二禮皆不合鄭注君子大夫以上孔疏大夫常祭少牢
遺奠及卒哭祔廟則太牢故祭用太牢者謂之禮士常祭特豚
遺奠卒哭祔加一等用少牢若用太牢則盜竊君之禮故曰攘
此蓋約儀禮諸篇喪祭而言然禮家所記亦往往雜錯不齊如
儀禮特牲禮特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雜記則
言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
夫禮也而曲禮則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
蓋記禮者各據所見故不同如此也

燔柴於奧鄭謂奧當作爨全氏鮒琦亭外編釋奧云古者原有奧神禮器所謂燔柴于奧者也蓋老婦之祭歷世奉以爲先炊中夏則祭竈而以奧配之又有專祭則禮器所云是也太史公封禪書亦記先炊是漢時尙傳其祭奧之司火令雖同於竈但當時以爲卑者之祭禮文一切簡殺故祭竈必用特性三醴三黍又制心肺肝爲俎先設主後迎尸祭奧僅盛于盆尊于瓶而已康成謂奧當作爨後世皆祖其語然康成改字多不可信而攷古人爨祭之禮其神一爲餽爨宗婦祭之一爲饗爨烹者祭之俱在廟祀尸卒食之後而不聞先炊有二是則古人蓋別有奧神康成之說非也

拊搏鄭氏云相卽拊也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稊一名相因以名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崔茂才吾亦廬稿

八

焉今齊人或謂稊爲相

拊卽搏拊樂器名蔡氏書集傳作虛字非是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而亦莫之宗者謂世子既嗣國爲君無母弟以爲大宗則立長庶一人爲小宗以統羣公子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若有母弟立爲大宗則羣公子皆屬之不得又立長庶爲小宗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若世子爲君之外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則此一人爲無宗而亦莫之宗此釋最爲分曉見戴東原族支譜序較雲住注更爲明白

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緣用雜金鐫大夫裏棺用元緣用牛骨鐫士不緣張氏曰案鐫字說文綴著物者則緣字疑是綴字之誤綴者綴繪於棺也鐫卽今漆工所用之灰屑也君用雜金屑最

堅固大夫用牛角屑次之今民間用瓦屑卽此鐡也士不綴無
裏也舊讀綠爲椽以鐡爲釘皆誤也古棺不用釘唯以皮條束
合之見檀弓

古諸侯之命臣必在祭時所謂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
南南鄉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命者降再拜稽首受書以歸是
也若天子命臣必特爲祭以命之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
歲文王驛牛一武王驛牛一王命作冊逸作冊惟告周公其後
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案左傳所謂命以伯禽者正此時事是非時而
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記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是此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二曰和容三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皇六 崔茂才吾亦廬稿

九

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
和容也爲力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故曰不同以力役與射
對言若解作釋禮文則射不主皮出于鄉射禮記記乃孔子之
徒所作何得孔子爲之釋又朱注誤以主皮爲貫革則毛氏稽
求篇辨之甚詳

公治長家語弟子篇公治長爲人能忍恥邢疏舊說治長能解
會語故繫之繆繼以其不經今不取釋文公治長名芝字子長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鄭氏曰蔡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梲天子
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案禮器家不寶龜又云管仲山節藻
梲君子以爲濫明堂位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鄭故據以爲

言

願車馬衣輕裘監本衣下有輕字唐石經無輕字後人竊增案
皇侃論語義疏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
也張載論語說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友共敝北齊書
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
皆宋以前人衣字不讀去聲無輕字之証經典釋文於後子華
使齊章衣字注於既
反此在前不發音明非
去聲詳石經考異提要

原思爲之宰集解包曰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章昭
晉語官宰食加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語曰原憲
爲家邑宰據此則原思爲之宰乃爲夫子之家邑宰也集註宜
添家邑二字

陳司敗孔云司敗官名陳大夫也釋文鄭云司敗人名齊大夫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

則陳作齊之陳氏解

達巷黨人卽項橐見董仲舒傳注引孟康說戰國秦策甘羅曰
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新序齊閭邱邱曰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
淮南子修務篇項託七歲爲孔子師論衡實知云項託七歲教
孔子以學又呂氏春秋當務篇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此
二人又不知何許人也黃瑜雙槐歲鈔保定滿城縣南門有先
聖大王祠神姓項名託周未魯人年八
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亡時人尸祝之號小兒神
顏氏家訓項橐顏回短折宏明集正誣論顏項風天
鞠躬孔云斂身也三蒼云敬畏貌廣雅云敬謹也訓作曲身非
是

三嗅而作鄭汝諧論語意原云嗅當作歎案作歎字頗合此章
首尾神理可從也何晏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
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

苟食故三嗅而作起也疏云子路失指以爲夫子云時哉者
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食之孔子以非已本意義不苟食又不
可逆子路之情故但嗅其氣而起也呂氏春秋審已
篇子路掩雉而復釋之則後儒作拱執解亦有所本

直躬孔云直身而行釋文直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與孔氏
異解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將誅
之直躬者請代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
不亦孝乎荆王乃不誅也孔子問之曰異哉直躬之信一父而
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如無信莊子盜跖篇直躬証父韓非
子五蠹篇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謂之吏淮南子汜論訓直躬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注直人躬楚之葉縣人也皆以爲人名
故鄭氏據之

廣韻直字注又姓楚人
直躬之後亦同鄭義


問子西意原曰楚鄭皆有子西此必鄭子西也或人因夫子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一

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以二人同聽鄭國之政者也案
子西馬融注亦云鄭大夫則公孫夏也何注又引或曰楚令尹
子西則公子申也或人遺類而及當以鄭之子西爲是又管仲
奪邑之伯氏名偃見日本國所刊皇侃論語義疏

荷蕢鄭曰蕢草器說文從草貴聲古文作象形盛穀器集韻
作簠字從竹舉土籠也語曰未成一簠書曰功虧一簠注云土
籠與蕢之盛穀不同

以杖荷蓀包曰蓀竹器疏謂以杖擔一器籬籠之屬攷蓀从草
非从竹云竹器非說文莠草田器从草條省聲釋文今作蓀王
氏農桑圖曰蓀字从草从條取其象也卽今盛穀種器與蕢同
類可杖荷者以其差小耳

孝者五常之本鄭氏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味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行孝曰就諸侯行孝曰度卿大夫行孝曰譽士行孝曰究庶人行孝曰畜

孟子父名激公宜僅見于列女傳瓦釜漫記云孟子父名仲璞尤所未聞

古者撻人容有于市周禮司市大刑扑罰又云胥執鞭度巡其前有罪者則撻戮而罰之斷無有于朝者孟子若撻之于市朝猶商書言若撻于市耳市朝二字古人往往連類及之禮記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哭避市朝兵器非可入朝奔喪亦無過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曰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

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也又孟子市井之臣市井二字亦屬恒稱莊子仲尼曰商賈旦于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白虎通因井爲市故曰市井詩疏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由本市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風俗通俗說市井者言至市常有所鬻賣當于井上洗濯其物香潔乃到市也後漢書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處總言之曰市井也

王良以善御名孟子所謂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是也左傳作郵無恤亦曰郵良杜注王良也韋昭晉語注郵無正卽郵良字伯樂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注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

也則王良郵無恤郵無正郵良伯樂合是一人呂氏春秋分職篇高注伯樂秦繆公臣則伯樂非卽王良矣顏師古以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爲一人伯樂另爲一人

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溝渠修十月津梁成又權謀篇齊景公以其子妻闔閭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山縣海誰敢干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如從遂遺之案說苑述古多誤此一事並見孟子以爲景差相鄭則攷左傳並無其人

費惠公子孟子旣稱爲小國之君當是季氏之後以邑爲國僭稱皇清經解

卷五章六

崔茂才吾亦廬稿

三

公者王厚齊金仁山之說是也閻潛邱更引呂氏春秋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魯人攻鄆魯世家六國表以証之則季氏僭彊以私邑爲國號無疑集傳第以費邑之君釋之未考

爾雅漢志二十篇今惟十九篇晴江翟氏曰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于釋天邢氏強爲之說義殊不了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相隨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耳按此說甚爲有理可取

連謂之筵注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簾厨連觀也案筵亦作諺說文云周景王作洛陽諺臺聲類曰宮室相連曰諺張平子東京賦作諺陸雲集曹公有諺唐靈光殿賦西廂踟躕以宴閒張

載注脚踏連閑旁小室也脚或作移字善曰脚踏相連貌

石林燕語

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值俗謂之移門而無扇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諺門曲榭者也薛綜注諺曲屈斜行依城池爲道集韻諺字或作移以爲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墻而北轉東面爲北門亦可謂斜行依墻者矣

釋山小山別大山鮮注云不相連逸周書和寤解至于鮮原孔

晁注近歧周之地小山曰鮮鄭氏毛詩箋曰鮮善也

粢稷郭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廣雅糝梁木稷案今北之膏粱南之苞蘆又曰蘆粟是也淮南子時則訓孟春行冬令首稼不入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稼御粟其別也攷稊郭注黏粟也說

文稷之黏者也邢疏北人用以釀酒則今膏粱酒是

攷音終

戎叔謂之荏菽郭注胡豆邢疏引孫炎曰大豆也案荏菽見詩

戎菽見周書王會解穀梁傳石勒時改稱黃豆查注蘇詩以豌豆

皇清經解卷五草木崔茂才吾亦廬稿

十四

豆謂卽爾雅之戎菽非豌豆本草其苗柔弱宛宛然故名當卽今之寒豆與蠶豆同熟晚寒音轉而訛也

莖爾雅兩列之蓄苦莖郭注今莖葵葉如椰子如米泔食之滑

莖莖郭注卽烏頭也江東呼爲莖莖詩莖茶如節內則莖莖粉榆

以滑之士虞禮夏用葵冬用莖此苦莖也可食若驪姬置莖之

莖卽莖也有毒不可食孔疏誤以烏頭之莖爲莖葵之莖朱子

不攷而仍之故嚴垣叔駁其非

鱈當鮠郭注海魚也似鱸而大鱗肥美多鯁江東呼其長三尺

者爲當鮠節二雲正義以爲卽鮠魚是也鄭樵爾雅注以鱈爲

黃魚未是又鰲鮓郭云未詳謝山全氏以爲卽鮠魚粵人呼爲

三鮓亦曰三鰲陶朱公書鮓魚盛於四月其味肥美廣州人謂

之三鰻魚廣韻以鯪爲鰻集韻以鯪爲鰻則非鱒矣鄭樵云今亦呼鰻鰻翟氏爾雅補郭取之

蝻蚓暨蠶郭注卽蜚蠊也江東呼寒蚓野客叢書齊地有蟲類蝻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巨擘卽蝻蚓之大者注以爲大指者非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二十六終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二十六

崔茂才吾亦廬稿

壹

